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

第三十六期

學衡

桂辰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36 December 1924

學術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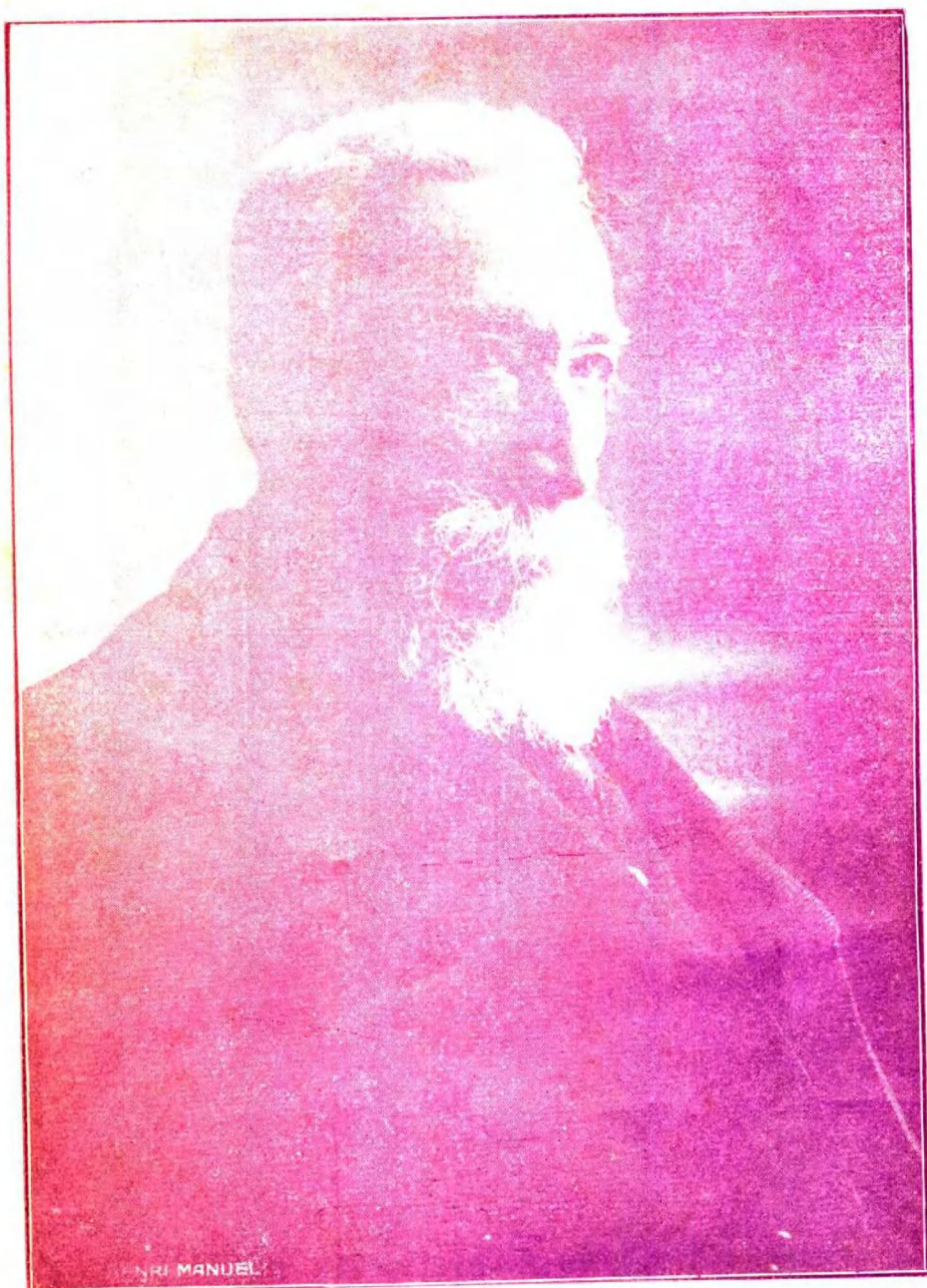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地址 見下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社址 見下

(五)印刷發行 本誌雜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吳宓 奉天東北
大學轉交

幹事 柳詒徵 南京四牌樓南倉巷
湯用彤 二號學術雜誌社



法朗士像

(本十年十二月廿二日逝世)

Anatole France

(Jacques Anatole Thibault)

(1844—1924)



(作爾雷杜)

圖患憂

Melencolia

By Albrecht Dürer (1471-1528)

述

學

學衡第二十六期目錄

插畫

法郎士像 Anatole France (1844—1924)

泰西名畫之十四(鐫刻) 憂患圖 Melencolia (德國杜雷爾 Albrecht Dürer 1471—1528 作)

述學

中國鄉治之尙德主義(續第二十一期)

柳詒徵

漢隋間之史學(第八至十章)(續第三十五期)

鄭鶴聲

文苑

詩錄

說市(胡先驥) 李花篇(會樸) 仲濤丈寄示聞歌詩感書奉懷(王易) 癸亥除夕(邵祖平)
發漢上(徐楨立) 社日北郭展亡姊繡清墓喪亂以來人事牽牽蓋兩歲不至矣(龐俊) 涼雨
偶感即寄吳雨生奉天(龐俊) 寄趙迦德榮州(龐俊)

詞錄

箇儂(向迪琮) 綺羅香(劉永濟) 踏莎行(陳叔)

理想小說

新舊因緣

湘陰王志雄撰

第一回 淵淵源明稗官安旨 寓理想撰新在因緣

名家劇

呂伯蘭 (Ruy Blas) 第一折 第二折

法國羅俄著
常熟會樸譯

中國鄉治之尙德主義（續第二十一期）

柳詒徵

元初勸農立社事理。條文詳密。第亦未盡施行。據元典章觀之。大德初年。各地所立社長。多有婦人小兒。愚駭之人。蓋立法雖善。而奉行者視爲具文。則其法意必至展轉馳繆。亦不獨元代然也。

元典章大德三年四月初六日江西廉訪司據龍興路牒該奉行省劄付准中書省咨爲設立社長事。先據知事張登仕呈近爲體復災傷。到於各處喚到社長人等。係婦人小兒。問得該吏稱說。自至元三十年定立社長。經今五年。多有逃亡事故。爲此不曾申舉。到官未經補替。切詳設立社長勸課農桑。使民知務本興學。校申明孝悌。使彝倫攸敘。糾斥兇頑。檢察非違。使風俗歸厚。皆非細務。今各處社長。多不見年高德劭。通曉農事。爲衆信服之人。大失原立社長初意。乞施行得此合牒。可照依都省咨文內事理。將年高通曉農事之人。立設社長。並不得差占別管餘事。一切教本社人民務勤農業。不致惰廢。仍免本身雜役。毋得以前設立不應並別行差占。致誤農事。將立定社長姓名牒司。

又大德六年正月。日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承奉御史臺劄付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翰林院侍講學士王中順呈奉省劄付前來賑濟淮東被風潮災傷人戶。當時行省劉左丞御史臺所委官淮東廉訪司張簽事分頭前去各州縣審復賑散三個月糧米。今已俱還揚州攢造文冊候畢。另呈外緣卑職原分通州一州靖海海門兩縣最極東邊下鄉。其間見有旬集人編排引審次序支請。盡係社長居前。里正不預。多有年小愚駭之人。草履赤脛。言語嘲晰。怪而問之。州縣官員同辭而對。目今諸處通例如此。舉

職照得初立社長根源欽奉世祖皇帝聖旨係畫節該諸州縣所集村疇凡五十家爲一社不拘是何諸色人等並行入社令社衆推舉年高諳知農事者爲社長不得差占別管餘事又照得欽奉聖旨隨處百姓有按察司有達魯花赤管民官社長以彰德益都兩處一般歹賊每呵他管什麼已後似那般有呵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社長身上要罪過者欽此切詳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下便列社長責任非輕當時又立學師每社農隙教誨子弟孝悌忠信勤身肥家遷善遠罪故孟子凡言王政必以農桑庠序爲先國家所行摘此二事就委按察廉訪官勸課農桑勉效學校亦此意也社長社師外似迂緩中實緊切況兼至元新格內一款節該社長近年多以差科干擾今後催督辦集自有里正主首使專勸農官司妨廢者從肅政廉訪司糾彈社內有遊蕩好閑不務生理累勸不改者社長對衆舉明量示懲勸其年小德薄不爲衆人信服卽聽推舉易換諸假託神靈夜聚明散凡有司禁治事理社長每季須戒諭使民知畏毋陷刑憲累奉如此卑職伏思自中統建元迄於今日良法美意莫不畢備但有司奉行不至事久弊生社長則別管餘事社司則廢棄不舉以至如逆賊段丑厮輩貫穿數州恣行煽惑無人盤詰皆二事廢墮失其原行之所致也斯乃賑濟丁鄉親所見愚意以爲合行申明舊例令社長依前勸課農桑誠飭遊蕩防察姦非不管餘事則百姓富社師依前農隙闡學教以人倫不敢犯上則刑清民富刑清爲治治本所見如此(下略)

元制既敝明代沿其設立社長之意而變通之有耆宿老人耆民公正等稱備官吏之諷咨理鄉鄰之訴訟。

明會典卷九吏部驗封司關給須知高皇帝御製到任須知冠以勅諭令凡除授官員皆於吏部關領赴任務一一遵行毋得視爲文

到任須知一 目錄廿二耆宿 耆宿幾何賢否若干各開 設耆宿以其年高有德諳知土俗習聞典故凡民之疾苦事之
易難皆可訪問但中間多有年紀雖高德行實缺買耆宿名色交結官府或蔽自己差徭或說他人方便蠹政害民故到任之初
必先知其賢否明注姓名則善者知所勸惡者知所戒自不敢作前弊矣

日知錄今代縣門之前多有榜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而上訴司
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鬪
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 今州縣或謂之耆民或謂之公正或謂
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勸督農桑

明會典卷十七戶部農桑 洪武二十一年令河南山東農民中有等懶惰不肯勤務農業朝廷已嘗差人督併耕種今出號令此後
祇是各該里分老人勤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播鼓衆人聞鼓下田該管老人點鬧若有懶惰不下田者許老人責
決務要嚴切督併見丁著業毋容惰夫遊食若是老人不肯勤督農民窮窘爲非犯法到官本鄉老人有罪

旌別善惡

日知錄注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
土鬪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 景泰四年詔書猶曰民有息

情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榜例懲治。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有爲盜賊曾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卽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異章服之遺意

興賢舉能

明會典卷十三吏部訪舉 洪武十七年令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鄰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飲酒讀法

明會要鄉飲酒禮 洪武五年四月戊戌詔天下行鄉飲酒禮每歲孟春孟冬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民間里社以百家爲一會或糧長里長主之年最長者爲正賓餘以齒序每季行之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

明會典卷二十讀法洪武廿六年令凡民間須要講讀大誥律令勅諭老人手榜及見丁著業牌面沿門輪遞務要通曉法意仍仰有司時加提督 嘉靖八年題准每州縣村落爲會每月朔日社首社正率一會之人捧讀聖祖教民榜文申致警戒有抗拒者重則告官輕則罰米入義倉以備賑濟

觀其條教蓋亦遠本周官近則蒙古鄉各爲治惟德是崇然所謂設耆宿擇老人者仍似出於州縣官之指派較元之有明文令社家推舉社長者大相逕庭且耆宿老人之職務亦無詳細規定惟視詔令所頒爲準以今日法治思想繩之益可斥其專制矣然觀到任須知明云耆宿中間多有年紀雖高德行實缺

買、求、耆、宿、名、色、交、結、官、府、或、蔽、自、己、差、徭、或、說、他、人、方、便、足、知、明、祖、洞、悉、鄉、民、情、僞、予、以、事、權、先、務、杜、其、弊、竇、不、似、今、人、甘、受、法、制、之、桎、梏、絕、不、從、鄉、里、小、人、卑、劣、行、爲、著、想、也、居、今、日、而、視、元、明、民、法、之、澆、訛、不、第、無、所、減、損、其、進、步、且、有、什、伯、千、萬、於、數、百、年、前、者、無、端、襲、取、西、法、遽、信、其、集、么、匿、爲、拓、都、卽、無、所、用、其、防、制、此、非、夢、囈、語、耶、明、制、授、權、於、里、老、而、監、督、以、有、司、濫、用、匪、人、至、並、州、縣、官、皆、實、諸、法、而、官、民、鈎、結、朋、比、之、弊、又、因、以、生、蓋、法、制、之、得、失、全、視、人、之、運、用、若、何、長、厚、者、因、以、通、上、下、之、情、巧、黠、者、緣、以、爲、比、周、之、利、法、一、也、而、出、入、天、淵、焉、此、講、法、制、者、所、必、不、可、忘、之、經、驗、也、

日知錄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纒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置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 英宗實錄言松江知府趙豫和昌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之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者則已爲之和解故民以老人目之當時稱爲良吏 正統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丞朝廷因而許之尤爲弊政見於景泰三年十月庚戌太僕寺少卿黃仕揚所奏 明之耆宿老人近於下級司法官吏無與於鄉里組織其鄉里組織別有坊長廂長里長等職以任徭役並編製戶籍

明史食貨志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曰里里編爲冊冊首總爲一圖縹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爲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面黃紙故謂之黃冊

明會典卷二十戶口 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攢造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謄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并各甲首令人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攢造一處送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黃冊查算 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政有團局造冊科斂害民或將各處寫到如式無差文冊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處斬若頑民粧誣排陷者抵罪若官吏里甲通同人戶隱瞞作弊及將原報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收過割一概影射減除糧額者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其任收稅運糧之職者復有糧長

日知錄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或以人材授官務民之義各有專責然法久弊滋動失初意

明史食貨志其後黃冊祇具文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爲一冊曰白冊云

又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攙雜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

爾便近者指嘉靖中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扑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爲空
孱弱者爲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於筆楚囹圄者幾數百
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
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

日知錄官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
石違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飭禁而其患少息

蓋官之不德者半民之不德者亦半廢弛侵漁惟徇其便人與法之不可盡恃皆以道德爲轉移之樞也
有明中葉民治之精神及形式殆皆淪喪所恃以支柱敝漏者惟官治耳陽明大儒挺生斯時倡導民德
爲術滋夥其撫南贛先以十家牌法爲清鄉之本

王文成全書卷十六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兄弟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
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
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姦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
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直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
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

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繼以鄉約爲新民之基。

王文成全書卷十七南贛鄉約 吾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

者新民蓋嘗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熏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勵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怒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忌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衆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日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

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違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勵之以與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之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一吏書義民總甲甲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賈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

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論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卽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與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與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未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作。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與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

酌自罰。過者復跪爲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越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與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積而不可救。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媿；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雖其後之效果，未知若何。要可以見明儒對於民人合羣集社之方法之思想。就其條文性質較之呂朱鄉約，則呂朱所言，僅爲通常鄉里之人而發。陽明所指，則爲南贛特別待理之區。故呂朱祇重在淑身，而陽明則重在弭亂。朱約行禮先謁聖，王約立誓先奉神。呂約頗尙通財，王約惟嚴通賊。以是知儒者思想雖號迂闊，要必準情酌勢，以祈因地制宜。初不肯執一概萬削足適履。今之朝訂一法，暮成一規者，大抵出自學校講義，各國成書，絕未實察國情，觀其通變。至於集會通議，則又強令烏合之衆，循行數墨，決之指臂，屈伸之間，黨派方隅，意見雜出，潦草成編，唐爲文具而已。嗚呼！

呂朱陽明所立鄉約，各有不同，而所同者曰：書籍記過。朱約以默觀過籍爲法，王約則昌言於衆，且令酌酒自罰，以常情論之，此必不可行者也。然今之集衆議事者，互訐於黨，喧爭於座，相毆於大庭，羣曳於衢。

踏旁聽者戰指警衛者目笑騰謗報章稔惡專電蓋幾於數見不鮮矣所少者一切議會之法規無自繩其過惡之明文耳無此明文即自居爲神聖雖爲天下人鄙賤斥辱比之畜類亦可掩耳盜鈴行所無事則立一法曰與議者有過必相責必自訟於議者之價值無若何貶損也豈獨無貶損正可以養其廉恥使先有所顧忌而不敢爲非蓋養成高尚之風氣則雖薄罰而亦不啻大辱也夫以怙惡自恣者之心理雖加以毒詈痛撻猶必出死力强辯而不甘自承此豈約史一書遂能使之遽然內訟者然人心之良古今未必相遠苟羣出於至誠惻怛之忱謂若之過爲衆所願分而不幸使若獨尸其咎是感化非懲戒未始不可化莠爲良也

鄉約之法明季猶有行者觀陸桴亭治鄉三約序可見

陸世儀治鄉三約序鄉約也社學也保甲也社倉也四者之名人莫不知四者之事人莫不行四者之中鄉約爲綱而虛社學保甲

社倉爲目而實今之行四法者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綱者目之目者綱之此其所以孳孳矻矻而終不能坐底三代之法也此序作於崇禎

庚辰故知明季各地猶行鄉約之法

桴亭憫其敝根據周官參酌呂朱陽明鄉約之意分教恤保三約以備立法者之採擇明清之交鉅儒宿學論治之書雖多未有及之者也世徒盛稱明夷待訪錄及顏李之書以爲能識治本兼與西方政教原理相合獨未有舉桴亭之書以明中國儒者研究鄉治之法制者洵可謂棄周鼎而寶康壺矣謹爲表之

以嚴吾文。

陸世儀治鄉三約

治鄉之法每鄉約正一人 周禮國中稱鄉遂野外稱都鄙今制城中爲坊鋪城外稱都鄙卽周禮遺意也然可通謂之鄉鄉無長不

可治今擬每鄉立約正一人城以坊鋪鄉以都圖爲分域以本鄉中廉平公正宿儒耆老爲之憑一鄉之公舉凡舉約正不可概憑里甲開報須細心探

訪每鄉多舉三四人備加選擇誓於神詔於衆隆其禮貌優其贍給委之心膺而用之寧擇而後用毋用而後擇

約正之職掌治鄉之三約一曰教約以訓鄉民一曰恤約以惠鄉民一曰保約以衛鄉民 教約卽社學之意恤約卽社倉之意保約

卽保甲之意以其總統於鄉約故謂之約訓之惠之又從而衛之教養之義盡兵食之備修矣

以一鄉之籍周知一鄉之事 教長有戶口秀民之籍恤長有常平役米之籍保長有役民之籍以教長之籍知教事以恤長之籍知

恤事以保長之籍知保事據此皆耆民之任既設約正則此皆約正之責不必另設耆民矣或卽以耆民爲約正亦通

歲時月吉率其屬而治會 會鄉約之會也歲時正月及春秋二社爲大會約正率三長聽講約於官府其餘月朔約正自率其屬於

本鄉寬大處所爲之

教民讀法飲射 講約從來止講太祖聖諭亦言習久生玩宜將大誥律令及孝順事實與淺近格言等書令社師逐次講演庶耳目

常易樂於聽聞觸處警心回邪不作其習射則視土地之宜北方弓矢易辦南方卑溼筋角易弛又價高難概以強人其有紳衿子

弟能製弓矢者聽自爲社其餘鄉勇役民令習弓弩亦可然其價值亦須於恤長公費中給之

考其德。行而勸之。糾其過。惡而誡之。德行如孝友睦婣任恤之類。反是謂過惡。勸誡謂有小善小過。則於會中對衆而稱獎訓誡之。

也。其有大善大過。則聞於官府。或於大會時行賞罰。

凡公事官府下於約。正約正會三長議而行之。公事謂錢糧戶役地方公事。

凡民事亦上於約。正而行官府。民事亦公事也。

民有質訟大事決於官府。小事則官府下於約。正約正與教長平之。民間之訟官府理之。則愈禁平之。則竟息者也。嘗見民間有一

小訟。經歷十數衙門而所斷仍枉兩造。傾家又是朝廷所設問刑衙門。較別衙門爲多。而天下未嘗無冤民。且朝廷所設之官。無非日逐爲民間理訟事。而軍國大事則多付之不問。此皆相逐以利耳。非眞爲天下理冤抑也。我明開國之初。每州縣設立申明亭。坐老人於中。斷鄉曲之事。其法甚佳。蓋眞見終訟無益。而欲使民無訟耳。處以約正。亦老人之意也。與教長共平之者。終欲教誨之。不底於法也。

凡鄉之土田出入。謹其推收。掌其稅事。土田有買賣。則有推收。有推收。則有稅事。此一定之法也。今民間歲一推收。每至秋冬。過戶太遲。催辦不便。則民病。或作假契。或賄吏書。彼此扶同。希漏國稅。則官病。今法凡買賣田產者。彼此俱要書。該約正長名氏。取其花押。無者不准買賣。其中金卽分其半。以爲約正長養廉之資。既立契後。卽行推收。過戶使民間無產去糧存之弊。既推收後。卽完官稅。使國家無漏稅之虞。誠兩便之法也。

凡鄉之民事。年終一上於官府。民事謂圖籍之類。三約之籍。三長任其勢。約正主其冊。存其副。而上其正於官府。所以贊治也。

官府受而藏之以周知各鄉之事。天子豈能周知天下之事，賴天下之有民牧民，豈能周知各鄉之事，賴各鄉之有鄉正。此有國家者，所貴乎相助爲理也。

凡三長之能否皆書之，歲終則庀其職事以贊於官府。凡民之善否，三長書之，三長之能否，約正書之。職詳職要各有其司也。謂之

曰贊其三長之黜陟，又非約正所得專矣。

約副三人：一曰教長，以任教約；一曰恤長，以任恤約；一曰保長，以任保約。教長以知書義者爲之，恤長以富厚公廉者爲之，保長以

有智力者爲之，皆聽約正及一鄉之人公舉。

教長之職掌一鄉之教事：教孝、教友、教睦、教嫻、教任、教恤。

主戶口秀民之籍。主謂主其造冊登記之事也，籍成則進於約正，約正受而藏之。職藏者不得記注，職記注者不得藏。

令民十家爲聯，聯有首十聯爲社，社有師。此卽周禮比閭族黨之制也。聯首以誠實者爲之，社師以學究知書者爲之，皆聽約正同

教長編舉其編聯之法官，以冊式下於約正，約正下於教長，教長下於社師，聯首乃率編戶之民就社師而實書其戶口之數，以進

於教長，教長進於約正，約正同教長核實而藏之。上其副於官府，官府據之以爲定籍。編聯之法，不得一字排去，須對面爲佳，并聯首爲十一戶，十聯并社師爲一百一十戶，其

有地勢民居不聯絡者，不妨奇零開載，不必拘之。十數爲一聯，約正主裁，其有寺院菴觀亦須開載。戶口之數最不可不實。此王政之本，致治之源也。施政教興禮樂治賦役聽獄

聽簡師徒行販貨萬事皆根本於此，與今保甲之法略同，但保甲主於詰姦民望而畏之，則多方規避脫漏，今立聯社之法，主於行

教化天下而可有一人自外於教化者乎？故戶口之籍最要詳細確實，其有脫漏作姦者，本戶及聯首社師同罪，甚者罪教長，并及

約正有國者能於此細心致力則治民之道且過半矣雖然有慮焉使長民者而得其人則此法行如明道之治扶溝無一民一物不入其照鑑者也不然呂惠卿之手實法亦去此不遠矣

使之相愛相和親有罪奇妄則相及 此卽周禮之文相愛相和親孝友睦婣任恤之事也相及卽連坐之意然法有當連坐不當連坐者如盜賊姦惡知情不舉之類此當連坐者也其餘隱微之罪作者日應獨承若概連坐則同秦法

以教法頌四境之社師而俾教其童蒙 此卽社學之法也所以端其蒙養使之習與性成而後無不可教之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社學舊有定制不過使之歌詩習禮以和平其心知血氣而已今則多教之作文誘之考試徒長奔競益壞風俗愚謂文牒之時教童子者當教以朴使人心留一分淳古則世道受一分便益宜令童子凡讀書寫字但從所便各自擇師外惟於每月朔望赴本社社師處擇寬大處所歌詩習禮先聖先賢其有聲容端好威儀閑習者注善有舉止疏忽跳踉不馴者注過習禮既畢教長卽以孝友睦婣任恤之道約舉故事隨宜講導遇講約大會則社師各舉其善者進之於會所官府試其善否而記注之蓋歌詩習禮雖若迂闊然童子無事無善過可考一試之聲容則其人材之能否心氣之平躁可以立見勿謂古人禮樂爲糟粕亦後人未識其精意耳

凡鄉之冠昏飲酒祭祀喪紀教其禮事掌其禁戒 此皆齊之以禮之事也冠昏喪祭有文公家禮諸書斟酌而行之可耳及期將試則書其秀而升之於官 凡戶口術業前冊明載則凡民之秀爲上者已知之矣此復錄而進之便於覽也其教長所書名字有不合於前冊者則罪之

凡鄉之地域廣東輪南及濤塗封漁皆圖之 地圖與魚鱗冊向以屬之畫工及耆正里區今既有約正三長則此爲正長之任矣必

屬之教長者以教長知書而能文墨也 地圖險易所以慎固封守魚鱗圖冊所以分田制賦皆爲國要事而今之長民者率視爲

緩局。卽有知其爲要而行之無法督之太驟地圖則疏脫不準圖冊則作姦滋弊宜用張子厚經界法每三百步立一標竿縱橫四

方成一井字如今地圖之畫方計里以繩約之圖其四至散之則各成方形合之則橫斜曲直不失尺寸不特地形有準而每方之

中步口一定則田畝之數有不待丈量而分毫難遜者此真至簡至妙之良法也細瑣不能盡述詳具於思辨錄中

凡質訟聯首社師辨其誠僞而司其責 凡小民質訟必命書某鄉某社某聯第幾戶某人仍告於聯首社師及四鄰必實有不平始

令之訟如虛僞則聯社俱有罰其證佐非必不可少者毋得越四鄰

歲時月吉則佐約正讀法於會振鐸以令之揚其夏楚而威之辨其美惡爲登之籍 講約既畢約正進父老而問之參稽衆說以定

美惡勸罰教長承命而書之以授於約正凡勸罰量以銀米布帛之類聽約正臨事酌之可也

恤長之職業一鄉之恤事 凡周貧乏恤死喪皆是

主常平義倉粟米出入之籍 常平義倉各爲一籍籍成進於約正與教長同

令民歲爲常平置義倉以供公事 常平之法跡似社倉寄之於高大寺院恤長司其事領於約正地方官長親至寺中作興開導或

量助俸銀以爲之倡恤長設立簿籍勸募本鄉紳衿富戶商家出米多少一惟其願其米俟秋收米價平時聽人先後進倉進倉時

卽面同書之於籍其下注明當時米價若干蓋早晚之間價色有不齊也俟明歲五六月間青黃不接米價或長則恤長聞於官府

請官府及本鄉中好義樂善諸人齊集寺中設法賑糶其法視時價不宜太減太減則姦民乘之而射利矣糶畢後合算米價共得多少還其原本再俟秋收另行勸募 以常平爲母以義倉爲子凡常平有餘息則入子倉其外或一鄉之中有得罪而願出粟以贖者有願助爲公田以濟物者亦設一處公所同收儲監以恤長領於約正俟有公用則聞於官府酌而用之

凡有鰥寡孤獨則聞於官府而養之 國家向設養濟院專爲此四者今恤孤糧是也此項糧米向爲大戶吏書侵沒卽略有給發又大半盡於強乞官府能清釐而整頓之不必煩恤長也但本鄉之中有此等人官府不知須恤長開報約正核實聞於官府然後可以入院

歲荒則設粥賑濟 此不常有之事偶一有之則恤長之職也設粥賑濟向苦無管領之人每縣止設一二處則弊多而法壞矣今既每鄉有恤長則一鄉止食一鄉之人清楚易辦其有流民就食者則官府另爲設法或分食於各鄉亦至便也

夏秋糶貴則以餘米給役民之食 餘米卽義倉中所儲給役民法見保長條下

歲時月吉則佐約正讀法於會會其出入之數驗其貧寡之實而登之籍 出入常平義倉之出入也貧寡役民及鰥獨之類會謂總

結一月之事

保長之職掌一鄉之保事 凡水火盜賊之屬

主役民之籍 役民謂一鄉之貧而可役者籍成則進於約正與恤長同

命民五人爲伍伍有夫五伍爲隊隊有士凡鄉之土功皆率其屬而致事 土功謂如築城濬隄修葺廡宇之類

農功之隙以時興修水利則庀其耆耄以聽於官 興修水利地方之要務也古者或因之而置開江軍士亦以其早晚呼集之易至
約束之易齊耳然總不如役民之法之爲得也

暇則頒以射法教之擊刺習之守禦 射則統矢及弩擊刺則挺刃守禦則城操皆有法則皆宜訓練

國有大故則率其屬而授兵登陣事畢而解城操法另載別篇 凡盜賊水火之患皆司之 謂本鄉之事也

夏秋糴貴則率其屬而受廩於恤長 常平之法止可概之於民若役民則國家之所役無以惠之不可使也但每月給廩力有不能
宜於五六七三月青黃不接米價湧貴之時每人日給米一升三月共給九斗雖千人之衆每年不過千百所費少而所養多爲可
久也其費出義倉恤長主之

凡鄉之役事皆與之餼廩而役之 其費總出義倉不足則另爲設處
歲時月吉則佐約正讀法於會比其勞逸而書之辨其勇力以登於官府 比其勞逸所以均其餼廩辨其勇力或爲戰士或爲官府
之爪牙也既登之後役民數缺則仍補之

凡鄉之教事責教長恤事責恤長保事責保長三長非其人責約正約正之邪正官府治之 一鄉之中凡聯首社師有不得其人者
皆須隨時更易不言之者省文也三長不稱職則於年終之時約正白於官府而請易至於約正則必俟歲終合一鄉之公評而誅
賞不得數數廢置也此亦久任之意也

自黃帝以至朱明鄉治之事迹理想具如右述周官管子以迨元典章明會典皆嘗實行藍田陽明之鄉

約實行於一地而未普及。晦翁梓亭則純乎理想。然覆而按之。文義有出入。而宗旨則一貫。斯實吾國數千年政治之驪珠也。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夏。讀書者因文網之密。不談政治。鄉約保甲諸法。視明益敝。湘軍以團練興。徒爲弋利獵爵計。不知自治其鄉。於是古誼淪亡。而歐美政術。乃乘其隙而闖入。迄今雖吸取未盡。而流弊之甚。已無可諱。夫國家者。地方之積也。地方不治。而期國家之治。猶之骸骨腐朽。而欲若人全體健康。此必不可能之事也。吾國治術。在尙德。然民德之迤邐墮落。灼然可見。僅僅鉅儒長德。以其言論思想。補挾偏敝於萬一。已不啻朽索之馭六馬。至並此朽索而去之。縱其猖狂。奮亂。謂可以一新天下人之心志。是則吾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吾嘗謂今之形勢。爲一國執政。易爲一鄉領袖。難爲一國執政。不求澈底之改革。但爲一時粉飾敷衍之計。此稍稍有才器者。能之。爲一鄉領袖。實行今之自治法規。而求其鄉之隆隆日上。猶之蒸砂爲飯。永不可熟。何則。一國之澈底改革。全在。各個縣鄉之澈底改革。各個縣鄉之澈底改革。又在。各個縣鄉之個人澈底改革。執今之議會法。求之。能得否乎。迴心內向。人治其身。自有法在。然而非今所謂法也。

(完)

漢隋間之史學【續第三十五期】

鄭鶴聲

第八章 史學界之現象

五四 君主方面

漢武帝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

漢書司馬遷傳注漢書儀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古春秋。

明帝以班固爲蘭台令史撰述諸史。

後漢書班固傳顯宗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

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即漢書

楊終以哀牢傳徵詣蘭臺。

後漢書楊終傳楊終年十三爲郡小吏顯宗徵詣蘭臺拜校書郎。

論衡佚文子山楊終字爲上計吏見三府作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

班昭以續兄書詔就東觀。

後漢書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

閣踵而成之。

安帝詔李尤等撰漢紀。

後漢書李尤傳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紀。

桓帝亦詔伏無忌等撰漢紀。

後漢書伏湛傳桓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

鄧后命劉珍校正傳記。

後漢書劉珍傳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后詔使與校書劉翽、駱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

文字。

獻帝亦命荀悅刪定漢紀。

後漢書荀淑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煩難省。乃命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尙書給筆札。

光武詔撰風俗郡國之書以作。

隋書經籍志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

魏文親作列異紀傳之風以興。

隋書經籍志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

孫皓雖暴猶聽諫以召瑩。

三國志薛綜傳。薛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皓立太子。又領少傅。後以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懼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

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

婉辭以留覈。

三國志華覈傳。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精研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弗復紛紛。

晉元帝納導疏以立史官。可謂不忽史職。

晉書干寶傳。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宜備史官。勅左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

惠帝采顏言而寫國志。亦云重視史籍者矣。

晉書陳壽傳。元康七年。壽病卒。時梁州大中正尙書郎范頽上表曰。臣等按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休奕以時譽選入著作。

晉書傳元傳元字休奕北地厄陽人也。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韶之亦以時譽入除著作。

晉書王韶之傳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訖。義熙九年。

宋武徵靈運以撰晉書。

宋書謝靈運傳太祖登祚。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書閣。補足闕文。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

宋文命松之以注國志。

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上使注陳壽三國志。

郡齋讀書志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

至於齊代亦志臧氏。

南齊書臧榮緒傳司徒褚淵啟太祖曰。榮緒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表。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往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

宋立史學與文哲並科爲前此所未聞。

宋書文帝紀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尙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

樂於祕書之外。更置撰史學士。亦後世所罕見。

隋書百官志。梁祕書省置監丞各一人。郎四人。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又有撰史學士。亦知史書。佐郎爲起家之選。而武帝召吳均作通史。

梁書吳均傳。均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而卒。

躬製贊序。實爲御製史書之始。

梁書武帝紀。太清二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

若夫北方諸國。則石勒立史學祭酒。

晉書載記。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咸續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潛爲史學祭酒。

烏孤立國紀祭酒。

史通史官南涼主烏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詔爲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此官晉書載記不錄

魏世宗之讀崔鴻書。則曰甚有條理。

魏書崔光傳。鴻撰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理。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

於機事之暇覽之。

莊帝之惜子昇才。則曰當世數人。

魏書溫子昇傳。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尙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遁逃。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

凡此之類。豈勝枚舉。讀者於斯。亦足見其時君主提倡史學之盛意矣。

五五 貴族方面

位卑則有才無以自達。故必賴推舉之功。若祖約之薦隱璞。

晉書王隱傳。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約雅相知重。乃上疏薦隱。及郭璞俱爲著作。王導之引干寶。

晉書干寶傳。寶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

徐勉之於裴子野言之高祖。

梁書裴子野傳。子野嘗欲繼成前業。及齊永明中。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至是吏部尙書徐勉言之於高祖。爲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

崔浩之於段承根言之世祖。

魏書段承根傳。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著述。言之世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

與夫博陵王之於魏澹。

隋書魏澹傳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杜之偉之於姚察。皆是。

陳書姚察傳元帝授察原鄉令。時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家貧則有志終抱遺恨。亦必有資助之力。若庾亮之於王隱。供其紙筆。

晉書王隱傳隱以誘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乃得成。詣闕上之。豫章之於智深。相論以祿。皆是。

齊書王智深傳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而車頻之於趙整。則直以經費相助矣。

史通正史先是秦祕書郎趙整。參修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吉乃啟頻纂成其書。此皆能濟其涸窮。以張作者之意旨。倡導之力。有足多者。

五六 史家方面上

魏晉以前。史家之努力自奮。尙矣。嗣後若傅元。雖顯貴。無廢著述。

晉書傅元傳少時避難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經國九流及三史故。評斷得失。各爲區別。何琦以布蔬恆事。撰作。

晉書孝友傳何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恆以著作爲事著三國評論

王銓有著述之志

晉書王隱傳隱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及就而卒

王偉之亦有著述志

宋書王韶之傳父偉之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尙當世詔令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

時事小大悉撰錄之

司馬彪不交人事專務綴集

晉書司馬彪傳彪字紹統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父陸所責彪由是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

虞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

晉書虞預傳預字叔寧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藉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逼於中國以爲過於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卷

卷

劉諒博悉晉代號曰皮裏晉書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字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

陸澄博覽不解諛稱陸公書廚

陳書陸澄傳澄字彥深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當世號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承天久居著作呼爲彌母

宋書何承天傳元壽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彌母王氏世譜舊事謂之青箱

宋書王淮之傳會祖彪之尙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誦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譜江左舊事臧之青箱世

人謂之王氏青箱

其餘或專習一書

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嘗有書誡子曰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元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或兼誦羣籍

陳書文學傳徐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

若夫子和之篤志愛古

梁書任城王傳王第四子彝彝兄順字子和下帷讀書篤志愛古除左僕射家徒四壁止有書數千卷撰帝錄二十卷彥和之敦尙文史皆以王子而勤學

梁書獻文六王傳彭城王勰字彥和敦尙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

五七 史家方面下

史家著述約分爲二。一曰前後相承。二曰有爲而作。前者如史記出而馮商、班彪興。漢書出而荀悅、袁宏作。頗有改進之精神。如上述。然此風既開。倣者踵起。司馬彪以譙、周、刪、除、班、書、未、盡、復、作、續、漢、書、以、糾、之。晉書司馬彪傳。漢氏中興。迄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

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又以周古史考爲不當。條考百餘事正之。

晉書司馬彪傳。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然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之義。

華嶠亦以漢紀煩穢。有漢後書之作。

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由是得編觀秘籍。遂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而改名漢後書奏之。

沈約以晉代無全書。因作晉史。

宋書自叙。約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志。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啟。明帝有勅賜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

子雲亦以晉代無全書而作晉史。

梁書蕭子雲傳子雲既長好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

張彞則改陳壽之國志。

魏書張彞傳彞字始均嘗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

魏澹亦改魏收之魏書此皆異姓脩續者也。

隋書魏澹傳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

亦有一門濟美無假外求者此風亦開於馬班嗣後若華嶠父子。

晉書華表傳嶠所撰漢後書十典未成而終何劭奏嶠中子徹使踵成之未竟而卒繆璠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

王隱父子。

晉書王隱傳隱父銓每私撰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

姚思廉父子。

陳書姚察傳今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

涕奉行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二史。

許善心父子。

隋書許善心傳。初善心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沒。善心述成父志。續脩家書。

北史許善心傳。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著作。梁史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所撰之書。一時散亡。有

陳初依舊目錄更加撰脩。

劉璠父子

周書劉璠傳。璠著梁典三十卷。子祥。字休徵。璠所撰梁典未及刊定。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始定繕寫。勒成一家。

行於世。

與夫裴子野祖孫

梁書裴子野傳。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中。沈約所撰宋書既

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約見而嘆曰。吾弗逮也。

崔慰祖兄弟等皆是

南齊書文學傳。崔慰祖著海岱志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篋。可檢寫

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詳。裴揆。

自馬遷史記。有不得其志。述往思來之意。後之作者。若習鑿齒之漢晉春秋。

晉書習鑿齒傳。鑿齒爲滎陽太守。是時溫覲覲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

鄧粲之元明紀

晉書鄧粲傳粲以父謙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

稽康之高士傳

晉書稽康傳康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

范曄之後漢書

宋書范曄傳元嘉元年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

宋孝王之關東風俗傳

北齊書循吏傳宋世良從子孝王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齊平改爲關東風俗傳

劉晝之高才不遇傳

北史劉晝傳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著高才不遇傳

高謙之之涼書

後魏書高謙之傳謙之字道讓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會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

清河王之顯忠錄等皆有爲而作以自託於無能之詞

後魏書清河王懌傳懌以忠而獲謗乃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

若荀爽之漢語。

後漢書荀爽傳。爽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

裴景仁之秦記。

宋書沈曇慶傳。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本儉人。多悉戒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

何之元之梁典。

陳書何之元傳。之元以爲梁氏肇自武帝。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崔鴻之十六國春秋等。亦皆有爲而作。以網羅舊聞。稽考興衰者云。

魏書崔光傳。光弟敬友。敬友子鴻。弱冠便有著述之意。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儼、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暹、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因其舊記。時增損褒貶焉。

五八 三方餘述

綜上觀之。三方皆致力於史學之發達矣。雖然有小疵焉。如孫皓之殺韋曜。則君主亦有摧殘之者矣。

三國志韋曜傳。孫皓卽位。爲侍中。嘗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旨。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以和不登帝位。宜名曰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

續前後嫌忿。收贖付獄。贖因獄吏上辭。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而華覈連上疏救贖。皓不許。遂誅贖。徙其家零陵。
桓溫之怒孫門。則貴族亦有干涉之者矣。

晉書孫盛傳。盛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云。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文。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較。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虞預之嫉王隱。則史家亦有自暴棄者矣。

晉書王隱傳。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

斯並史界之巨蠹。抑亦述作之凶人。

五九 三史之研究

自唐以前。惟有三史。且以配六經焉。

十七史商榷。自唐以前。通行人間者。惟馬班范之史記前後漢書三史而已。以史漢目爲三史。始於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其時范蔚宗書未出。所據後漢書。當是謝沈或華嶠書。厥後以三史並言者頗多。且以配六經。

自漢孟光銳意三史。

三國志孟光傳孟光字孝裕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於是晉有劉耽習三史。

晉書劉耽傳耽字敬道少有行檢爲宗族所稱博學明習詩禮三史。

劉殷以史漢教子。

晉書孝友傳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

闕駟亦通三史則由南而北矣。

魏書闕駟傳駟博通經傳聰明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

隋潘徽精三史。

隋書文學傳潘徽性聰明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

包愷受史漢於仲通爲時宗匠聚徒數千人。

隋書儒林傳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

而李密尤號精勵則已成爲專學。

隋書李密傳。密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倦。愷門徒皆出其下。且遠播於高麗云。

隋書高麗傳。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

第九章 三大史案之經過

三大史案者。史學界現象中之特徵也。曰汲冢。曰石銘。曰穢書。茲三案影響於當時後世之史界頗偉。而汲冢案尤爲史界空前之發現。分述如次。

六十 汲冢案

汲冢案之提要如下。

(一)地點

汲郡

今河南汲縣

魏襄王墓

(二)時間

晉武帝太康二年

西歷紀元後二一八年

(三)發動者

盜不準

(四)全數量

數十車

殘闕

(五)整理者

東晉荀勗等

(六)收藏法

付祕書省校綴。

其全案文載東晉傳中。茲略述之。

晉書東晉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得竹書數十車。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

札。又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卽以今文寫之。

其所得書籍計紀年十二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國語三篇。名三篇。

師春一篇。環語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繳書二篇。生封一篇。大曆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殘缺。其紀念至今猶存寶物。僅銅劍一枚而已。蓋已爲盜竊取。

晉書東哲傳。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太甲殺伊尹。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絲陽陰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絲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書似是造書者姓名。環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二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

此案之從事整理者。若衛恆之。考校文字。

晉書衛瓘傳。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

東哲之發揮義證。其首創也。

晉書東哲傳。哲博學多聞。與兄璠俱知名。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

竹書數十車。哲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束皙與王庭堅互相辯難。而王接實詳其得失。頗有研究精神。

晉書王接傳。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常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義。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衛皆博學多聞。咸以爲允當。

武帝令荀勗和嶠撰次爲部。

隋書經籍志。發冢人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

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晉書荀勗傳。汲冢中得古文竹書。詔勗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易蝌斗爲隸字。其差爲整頓者四部而已。

王隱晉書束皙傳。太康元年。汲郡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大凡七十五篇。晉有其目錄。其六十八篇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

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

杜預左傳後序汲冢得古書蝌斗書久廢不能盡通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

汲冢書出學者如司馬彪等取以校理舊文然此不過爲事實上之發現耳。見本文第八章所引杜預謂讀紀年足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亦不過得曉其史體而已。

杜預左傳後序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猶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文意大似春秋經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於史學上無甚大價值其最大價值全在因此而發生疑古之觀念。

史通雜說上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繆已甚況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名和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爲春秋爲乘尋汲冢瑣語卽乘之流耶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使二書不出學者爲古所惑則代成壘贅無由覺悟也。

竹書穆傳所述其影響雖至今日而未有艾。

中國歷史研究法汲冢書凡數十車其原書完整傳至今者惟一穆天子傳耳其最著名之竹書紀年則已爲贗本所奪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書想爲極佳之史料今不可見矣而紀年中載伯益伊尹季歷等事乃與儒家傳說極相反昔人所引爲詬病者吾儕今乃藉觀歷史之真相也稷傳所述多與山海經相應爲現代持華族西來說者所假借此次發現之影響不爲不鉅矣。

自此案發生後。至南齊時。復有襄塚之發掘。惜其文字目錄。皆無傳後也。

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時襄陽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

火把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之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異同之論。

迎世史家咸從事於遺文古器之發現。以爲發明史迹。鑑別史料之佐證。誠新史學界之一大進步也。歐西自十九世紀以還。斯風漸盛。而史事亦漸有可據。如向波梁 *Champollion* 讀尼羅河口之石刻。而古埃及文化大顯於世。勞林孫 *Rawlinson* 讀波太 *Botta* 賴耶 *Layard* 之楔形文字。而後亞述之文化亦顯於世。他如兩河流域及克里底島之文化。百年五十年前。闕然無聞。自有古城之發見。知其文化實佔古代史中亞歐間最重要之地位。印度河畔之事迹功業。歷史家亦罕有知之。自阿育王石刻之發見。而後。知其在印度文化史上亦佔極重要之區域。其於史學之裨益。於此可見一斑矣。故馬司伯洛 *Maspéro* 於埃及諸王墓。極注目於古文遺物之發見。我國歷代雖間有發掘。惜每爲盜所得。無以知其究竟。近歲一見於河南淇縣。復出於新鄭。研究古史。莫善於此。幸學者有以注意及之。

六一

石銘案

編者按此篇由作者隨時增改。故章節題目數字與本誌第三十三期本篇目錄時多歧異之處。已見前註。

石銘案之提要如下。

(一) 時代

北魏太武太平眞君十一年。

西歷紀元後四五〇年

(二) 事蹟

史事獄。

(三) 主事者 崔浩

此案全文在魏書崔浩及高允傳中。崔浩博覽經史。時人莫及。

魏書崔浩傳。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

太祖召修國紀。未成。太宗神麤二年。復詔爲之。浩亦與焉。

魏書崔浩傳。初太祖詔尙書郎鄧淵著國紀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於太宗。廢而不述。神麤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范耳、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

及平涼州。乃詔浩等務從實錄。續成前紀。至於損益潤色。浩實總之。

魏書崔浩傳。討涼州平之。乃詔浩曰。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卽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涼城。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宜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

已而浩聽閔湛、郗標之請。建立石銘。以彰直筆。

魏書崔浩傳。後浩以輔東宮之勤。賜給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郗標。諮素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勦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

於是浩之親姻。皆夷其族。而浩之戮辱。實爲亙古所未見。

魏書崔浩傳。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郗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興。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祕書郎吏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賅。其祕書郎吏以下盡死。後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然高允與浩同修國史。

魏書高允傳。性好文學。擢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世祖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紀。以本官領著作。

此案之發生。允亦預知自分無類矣。

魏書高允傳。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爲浩信待。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蹟。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

世祖既謂允罪甚於浩。又謂寧死不移。人情所難。宜宥之。

魏書高允傳。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對曰。太祖紀。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紀及今紀。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寧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負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

宥之。允竟得免。

於浩則並夷五族。不稍寬假。故允之草詔遲疑不爲。而有浩之所坐。更有餘覺。非臣敢知之語。

魏書高允傳。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感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敕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遲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覺。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後人亦有特因史事發之之疑。則此案之羅織實含有政治意味。

焦氏筆乘。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先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爲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先世安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高允又謂浩無謬諤之節。委蛇之稱。至所記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其言亦足深思。

魏書高允傳。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卽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樑之重。在朝無謬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

嗟乎。此知幾所以有世事。如此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之嘆也。

史通直書。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

直擅名今古。至於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章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自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

此爲我國最早之史事。獄以彰史筆之故。致崔氏姻親。僮吏已上。百餘人。並夷五族。其爲禍之烈。雖如清康熙朝。莊廷鑑之明史獄。雍正朝。陸生袖之論史獄。皆爲不及專制之淫威。使人民蜷伏於網羅。機括之下。不敢復有言論及思想之自由。而史才因之日絀。夫浩之獄案。雖假史事以發之。然其影響於後世者。甚鉅。奉仰君上者。則曰聖躬在上。臣罪當誅。其卑靡之風。日趨日下。亦可慨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

六二 穢史案

穢史案之提要如下。 (一) 時代。北齊天保間。西歷公元五六一至五七〇年 (二) 事蹟。史著問題。 (三) 主事者。魏收。

此案全文在北齊書魏收傳中。魏史自崔浩而後。屢有補續。二十餘年。事蹟蕩然。

劉放進魏書序。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書。遺落時事。三不存一。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之目。宣武時。邢辯撰高祖起居注。崔鴻。王遵業補續。下逮明帝。其後溫子昇作莊帝紀三卷。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魏末山偉以代人諂附。元天穆。爾朱世隆。與綦儁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記一。

收既有志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總監署名而已。

魏書自叙。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隆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天保二年。詔撰魏書。得一百一十卷。於五年奏上。

魏書自叙。天保二年。受詔撰魏史。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世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

後又經續修。計一百三十卷。

魏書自叙。五年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

史稱其所引史官。惟取學流。美惡書錄。恩怨相報。

北齊書魏收傳。收所引史官。恐其凌逼。惟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陸元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

於是諸家子孫。投訴陳牒。衆口喧然。號爲穢史。而收冢亦被發。

北齊書魏收傳。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家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猶以羣口沸騰。勅收史且勿施行。令羣臣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然以告收獲罪者。亦頗有之。

北齊書魏收傳。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裴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無以抗之。

其最爲人指摘者。如謂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

北齊書魏收傳。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以楊愔高德正勢盛爲作家傳。以得陽休之助修國史。因爲其父作佳傳。

北齊書魏收傳。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有親。遂爲其家並作傳。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

又云。盧同位高功顯。不爲立傳。崔綽位卑功微。乃爲傳首。

北齊書魏收傳。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裴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降其情。啟誣

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

此數條。皆經後人辯答。謂爾朱凶悖。未嘗不書。論中所云。反言見意。

四庫提要。今以收傳考之。如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其實榮之凶悖。收未嘗不書於冊。至論中所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指以虛褒。似未達其文義。

楊高魏代。聞族門祚方昌。李平事與固謀。固亦以聚斂爲人所疾。免官。

四庫提要。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得陽休之之助。因爲休之父固作佳傳。案愔之先世爲楊椿。楊津。德正之先世有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允之名德。祐之好學。實爲魏代聞人。寧能以其門祚方昌。遂引嫌不錄。况北史陽固傳。稱固以譏切聚斂。爲王顯所嫉。因奏固利請米麥。免固官。從征碣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不云固以貪虐先爲李平所彈也。

至於盧同。以義黨得官。崔綽以道德見重。未可以官秩崇卑。相較量。

四庫提要。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史蹟。乃爲之傳。夫盧同希元義之旨。多所誅戮。後以義黨得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斐訴辭。徒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是以未足服收也。

隋文帝開皇間。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

進魏書序。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平繪中興書敘事不倫。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義例簡要。大體收繪之失。文帝善之。

煬帝時。勅楊素及潘徽。褚亮。歐陽詢別修魏書。

進魏書序。煬帝以澹書猶未盡善。更勅楊素及潘徽。褚亮。歐陽詢別修魏書。未成而素卒。

據唐志所載。尙有張大素後魏書。裴安時元魏書。俱佚。稱魏史者。咸以收本爲主。

進魏書序。唐書藝文志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佚不傳。稱魏史者。惟以魏收書爲主焉。殆亦恩怨盡而後是非明歟。

四庫提要。今澹等之書俱佚。而收書終列於正史。殆亦恩怨併盡而後是非明歟。

劉攽以收書包舉一代。頗爲詳悉。

進魏書序。北齊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史。博訪百家譜狀。搜採遺軼。包舉一代始終。頗爲詳悉。

李延壽亦謂其婉而有章。繁而不蕪。

四庫提要。李延壽修北史。多見館中墮簡。參合同異。每以收書爲據。其爲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

四庫謂其敘事詳瞻而條例未密。

四庫提要收敘事詳瞻而條例未密。多爲魏澹所駁正。北史不取澹書而澹傳存其敘例。絕不爲掩其所短。則公論也。至於穢史之說無乃太甚。

四庫提要收以是書爲世所詬厲。號爲穢史。今以收傳考之。是亦未足以服收也。平心而論。人非南董。豈信其一字無私。但互參諸書。證其所著。亦未甚遠於是非。穢史之說。無乃太甚之詞乎。

蓋以德望不足服衆。又魏齊隔世甚近故耳。

四庫提要蓋收恃才輕薄。有驚蚊蝶之稱。其德望本不足以服衆。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不能一如意。遂譁然羣起而攻。

不然。則當時如操情諸人。明知其宏博爲萬古不刊之書。大有功於魏室。至網羅譜系。雖云繁碎。亦具苦心。

北齊書魏收傳。尙書陸操嘗謂情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大有功於魏室。情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姻親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

而後學者過相尤責。以其採集本意。特以此相周旋。

該餘叢考魏書最爲蕪冗。當時陸操嘗病其繁碎。魏收因謂中原喪亂。譜牒遺亡。是以具書支派。此雖有見其採輯之本意。而不盡然。

也。蓋傳中諸人子孫多與收同時。收特以此相周旋耳。

要知詳贍蕪冗。人各異見。譜牒探輯不見恕於昔人。而今之研究譜系學。人種學者。將崇奉無極。已。梁任公謂能描述社會情狀。不必及個人之貞邪。則已捐棄道德史觀。亦爲一偏之談。

中國歷史研究法。如魏書其穢固也。雖然。一個古人之貞邪貪廉等。雖記載失實。於我輩何與。於史又何與。只求魏收能將當時社會上大小情形多附其書以傳。則吾所責望於彼者已足。他可勿問也。

綜觀此案。論議紛紜。由口頭之攻擊。爲實行之刪改。其論訴者爲一家之顯榮計。固無論矣。其修改者亦多出於君王之勅旨。當亦無甚價值。不見行於代。至指摘各條。自不足以服收心於史學。更無與矣。雖然。史料所基大半在當代。史官之記錄。此種記錄。以欲保持其正確。故秘藏不宣。卽其時帝王亦不能寓目。及易代之後。始行露布。收之修史。雖亦易代。但爲時未遠。且卽行刊布。則誠知幾所謂言未絕口。而朝野共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故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者矣。

第十章 結論

漢隋間史學界之變遷衆矣。作者旣盛。源流日繁。若必曲爲界限。則晉魏其際焉。今略陳其說。條列如下。

三六 體制論

文體旣濫。義旨復淺。

文。史。通。義。史。注。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帶。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妙。

史無注例日趨繁富。

文。史。通。義。史。注。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文。存。具。體。惟。於。文。語。案。牘。之。類。次。日。月。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亦。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

華多於實事少於理。

見前史通論贊條

苟出異端虛益新事。

見前史通採撰條

前效三史後學五經。

史。通。模。擬。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從。晉。以。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

著述多門傳記雜出。

史。通。書。事。又。自。魏。晉。以。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擗。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瘴。惡。者。也。

後漢以來抄撮舊史。

見前章史抄條

齊梁之間譜牒轉廣。

見前章譜牒條

年祚轉促國史逾煩。

史。通。煩。省。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甚。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逾。甚。者。矣。

六四 辭句論

發言失中。加字不愜。

史通浮詞。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賢者。難以取信。

王霸有別。粹駁相懸。

史通敘事。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如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

國史之文。日傷煩富。

史通敘事。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

蕪音累句。史道陵夷。

史通敘事。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自茲以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沈王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

潤色之濫。彌見其甚。

史通敘事。當漢氏之臨天下也。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辭。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世。彌見其甚。至如諱子短

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象諷諭。言非指斥。異於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

六五 史職論

凡所拜授。必推文士。自六朝至唐史臣皆文咏之士

史通。覈才。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浮。於是沮涌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資於流俗。見嗤於朋黨。

每有著述。大臣爲首。

史通。辨職。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五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籍親賢。遂以武陵王領祕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館中作者。多士如林。

史通。忤時。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

史官所修。載事不博。見前章司馬遷條起居之職。皆出近臣。

隋書經籍志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及
晉代已。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

寵祿貴游罕因才授。見前引隋書經籍志

(本篇完)



中外地名辭典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WORLD

定價二元五角

精裝一冊

蕭山丁督編著

我國地名辭典，前無專書；研究地理者，殊鮮參考之善本。是書遠徵博引，依據東西洋各國地誌，參證輿圖；旁及志乘、遊記搜集中外圖籍至數十種。合中西各地名爲一書，凡八千餘條，共五十萬餘言。其特色有八：

①是書關於中外地名——上自國名、都會，下至商埠、城鎮，以及名山、大川，鑛區、鐵路，靡不刊載。

②是書爲研究現今地名而設，凡涉及歷史上之古國名、古郡縣名，概不輯錄，以免混淆。

③外國地名，譯音至爲紛糾，本書悉從習見之譯音，以爲標準，並附列英文原名，可供參照。

④書後附英華文對照表，一覽瞭然，讀英文書者，亦可藉資研究。

⑤中國地名，民國以來，道縣等區，頗多增改。外國地名，歐戰後，變遷亦鉅。是書資料嶄新，內容豐富。

⑥各條雖以新地名爲準則；其舊時之沿革，亦說明於下，俾易瞭解。

⑦中外地名，至爲複雜——有異地同名者，以①②③④表示之。有異名同地者，以(甲)(乙)(丙)(丁)表示之，條分縷晰，朗若列眉。

⑧檢查各字，俱以中文筆畫爲次序；篇末英華檢查表，以英文字母爲次序，翻閱極爲便利。

基於上述諸點，故是書實爲研究地理最精詳之善本。凡政治家、教育家、實業家、旅行家、皆宜人手一編。

中華書局發行

文苑

原书空白页

詩錄

說市

胡先驥

末俗廉耻喪。市道今益劇。上下交征利。孟語真蹙額。登高而壟斷。銖兩求弋獲。不惜父母身。詔笑效便嬖。市也。術多途。僧亦有魁桀。强者攫高位。朱門列檠戟。美新市民意。不辭斲國脈。慣充割地使。互市到蠻貊。或歆封爵榮。納款更黨籍。歃血盟可寒。剖心色當黑。或者擁重兵。沈機巧伺隙。得市朝。擁戴勢易暮。割席弱者效奔走。巧言兼令色。惟求嗜噉計。處禪同蟣蝨。嗟哉市筋力。何不守南陌。更有耆舊徒。誓墓老山澤。黃冠就蒲輪。聲名倍籍籍。乃以文字市。都門挾詩入。市利兼市名。狡兔無爾黠。復饒墨者儒。饗序有獨擇。誘掖聚黨徒。市易到學術。營私豈殊衆。道貌表清白。久假竟不歸。鑄鼎添一格。又或市流俗。曲說災簡冊。不惜賊人子。主義剽重譯。異己羞雷同。利齒乃死咋。形形色色相。如見九幽坼。利欲中人心。速乃過時疫。華胄五千年。幾度蒙此厄。何期掃沈陰。巨震轟霹靂。蕩滌乾與坤。魑魅從絕迹。

李花篇

曾樸

幽州三月春如潑。李花開滿東西陌。種從小院嬌難勝。飛入華林澹無迹。華林日暖鳳臺高。抱月偎雲近紫霄。鏡殿懸圖圍蛺蝶。瑤臺張讌擁櫻桃。瑤臺鏡殿春無歇。瓊蕊蟠根向仙窟。漠漠晨翻五劇煙。溶溶夜

臥三阿月。可憐煙月太倡狂。飄拂長楊繞建章。欲共梅心見天地。却隨柳色亂青黃。柳花樓閣人如夢。梨花院落雲陰重。春聲六院轉。銀鶯小語九天啣。白鳳六院傾脂伴玉真。九天剪綵絢芳宸。裝成禁藥千門雪。占得蓬萊一段春。春光不分瓊樓隔。金輪常與護瑤魄。君不見楊花撲帳癡若雲。李花却比楊花白。

仲濤丈寄示聞歌詩感書奉懷

王易

麥秀西風迹已陳。哀絲豪竹淚猶新。早知借箸難籌國。略有悲歌不近人。列座圖書無上隱。羅胸星斗自然春。夢華遺事君能補。稍却王城十丈塵。

癸亥除夕

邵祖平

歌吹今宵滿市闌。乍忘世亂已如山。胸脾豁豁向人盡。文字醺醺索古還。竈婢無知議酒食。草船有贈卜康閒。天親此聚真堪樂。不為梅花也解顏。

發漢上

徐植立

碎翻霜物非吾土。漲促鄉心是晚潮。白柄待人歸。託命黃金為客易。辭腰可能桑戀還。二宿臙喜萍逢得。久要。去去寒釐同。堦戶故山迷。霧倫全消。

社日北郭展亡姊繡清墓喪亂以來人事牽率蓋兩歲不至矣

龐俊

江風吹淚鴈行分。夢裏依依尚喚君。陌上行人遮午日。草間新燕啄孤墳。一家骨肉今餘幾。十載干戈未

忍聞臨去可堪回首望。野桃旋爲落紛紛。

涼雨偶感卽寄吳雨生奉天

龐俊

吹涼晚。木見輕柔。旋聽蕭蕭扇。欲投便可攤書就。燈火坐令合眼。夢滄洲。故鄉日月應須淚。殘劫關河易作秋。起望戰雲初不極。妒君皂帽便東浮。

寄趙迦德榮州

龐俊

竹垞笛漁名父子。欲往從之江路長。冥想羣書供卓犖。萬松深處一鐙涼。二十風流張一軍。青山尊隱最能文。不應年少傷廉甚。又寫羊欣白練裙。

松下清風想自奇。

用世說語

向來微尙畏人知。囊空政有千金璧。

用張文潛贈蘇叔黨語

來讀蘇郎七字詩。

羨殺高堂夜背詩。蛾眉山月獨清奇。江湖歲晚多哀鴈。卻望南天一涕洟。

詞錄

簡儂 頤和園感賦

向迪琮

問翠華何處。但湖水年年嗚咽。蔓綠宮牆。苔繁輦路。看繞砌鵲鷲凝血。鐵鎖沈江。金人辭漢。甚劫後妝樓。香雲猶熱。院起宜春。宮開延壽。更復道鐙紅。欺月弄羽。吟商不妨他李。薰聽笛。誰料玉樹歌殘。風流頓歇。

瑤池彩鷓記阿母嬉春。排日風動邊塵。夜鳴霜管。又沸地黃雲。千疊漆室。婆悲伊川人泣。笑結綺臨春。歡游還急。魯殿荒蕪。昭丘岑寂。臘柳色青青。如昔。撫事傷時。最淒涼。行吟楚客。回想故國興亡。籠鸚怕說。

綺羅香 士行姪寄頤和園紅葉索詞爲譜此調

劉永濟

翠巘春濃。丹梯日煥。千里西風驚變。散綺餘霞。掩映鳳城西面。嘆夢淺別殿銷香。暗情繞御溝流怨。問何年。青羽歸來。六宮扶醉。九華扇。吳江吟客正苦。珍重玉璫舊貯。金刀新剪。一片霜痕。愁滿冷烟荒岸。空記省龍腦。餘薰更依約。鮫綃輕泣。漫停車山路。斜陽舞紅。非故苑。

踏莎行 得二兄書却寄

陳寂

酒畔寒多。笛邊花悴。亂懷散盡斜陽裏。笳聲吹起海雲橫。暮愁猶繞漳江水。射虎功名。悲秋豪氣。不堪重灑西風淚。江湖情味。又今年。燭花迸出相思字。

理想
小說
新舊因緣

湘陰 王志雄撰

第一回 溯淵源明稗官要旨 寓理想撰新舊因緣

讀者諸君。我現在提筆要作小說了。編者按此句應與 George Eliot 起句比較當日英國阿狄生 (Addison) 曾說過。大凡讀書之人。總要知道那作者爲人如何。是個白晳俊俏的書生呢。還是個黧黑粗惡的莽漢。性情是溫厚和平呢。還是激烈暴躁。動輒打人罵人。本身已經娶妻生子呢。還是尙未授室。猶虛中饋。以及此外種種詳細情形。盡皆了然於心。不啻成了那作者的知己熟人。然後讀那本書。方覺得津津有味。快樂無窮。按阿狄生之言。見所撰旁觀報 Spectator 第一期 The Spectator Introduces Himself 篇起句。此處非直譯。平常讀書之人。是否如阿狄生所言。我不敢妄斷。但是我覺得。讀小說的人。其心理。確是如此。讀了一本小說。讀得稱心樂意。便要去追究那作者的生平。刻舟求劍。膠柱鼓瑟。牽藤扯蔓。尋根覓底。鬧個不休。甚或那作者已經死了千百年。姓名都在若隱若現之間。還要去做一番考證的工夫。依照着經學家的系統。科學家的方法。苦苦的爬剔搜羅。恨不得連那作者的塚中枯骨也翻一個身。把他的心和腦取來。作教育家智識測驗。心理測驗的材料。並且還有一層。硬認定一部小說。便是作者的自述。此種脾性。中西之人原來相同。中國人十之八九。都斷定石頭記中的怡紅公子賈寶玉。必是那悼紅軒主曹雪芹。以爲若非身歷其境。那得有這樣一部好小說給我們讀。西洋自

浪漫派文學盛行以來。注重表現自我。所謂主觀派的批評家。推己及人。因今蔑古。於是說。凡小說中所寫的人物風景。悲歡離合。均不外作者親身所見所聞所感所受。所以要知那作者之爲人。及其家世職業容止習性。但看那書中的男女主角 (Hero or Heroine) 就瞭然了。平心而論。小說之中。如迭更司所作的塊肉餘生述。託爾斯泰所作的安娜傳 (Anna Karenina) 其中頗多自叙之處。然亦限於一部分的情節。至如李查生 (Samuel Richardson) 營印書之業。而專寫上流社會。司各脫 (Scott) 居十九世紀。而善描中古英雄。拉克里夫人 (Mrs. Ann Radcliffe) 作烏斗弗之怪異 (Mysteries of Udolpho) 一書。寫意大利山水。而其人足跡未到歐陸。史梯文孫 (Stevenson) 一生身體羸弱。而其書多叙俠盜剽擊之事。此外之例。不勝枚舉。正如丁尼生 (Tennyson) 之 Break, break, break 一詩。寫海濱秋暮。寒波激石。而實作於四月晴晨。花木繁榮。鄉村小巷之中。又如法國文學批評家但因 (Taine) 作一部英國文學史。因讀了尼生早歲之詩。見其詞藻富麗。便下筆斷定丁尼生是一個膏粱紈袴子弟。沈溺酒色。風流散誕。書出之後。巴古雷 (Francis Palgrave) 按即選輯 Gold-Treasury 之人 對他說。丁尼生是我總角之交。出身寒素。自幼即持躬勤儉。爲人端正拘謹。並非如君所懸揣者。但因雖明知自己錯了。却不肯去照改。你道這不。是趣話麼。且休煩絮。原來我小子久有編著小說之意。但只怕書出以後。被人家看作我本身的歷史。一般相識親友。拿出書中幾件事來。和我當面笑謔。或是背後譏評。那我可就十分難受。甚或妄作聰明。鉤

精細繹說我連自家父母妻子都寫在裏邊了。更有些相識不相識的人因見自己的姓名居處秉性行事與書中幾個人物幾處情節偶然相合便立刻恨我咒我。說我有意編排他進去壞他名譽快我私仇。定要乘機前來報復。咳。那我如何擔承得起。並且妄遭不白之冤。爲着何來呢。因此我審慎了多年。未敢輕舉妄動。如今既然不自揣重。放膽來作這部小說。新舊因緣。下筆之先。却要把我自己的生平約略敘述一番。並且把我作這部書的方法和經歷一概說與讀者得知。大家讀了這回楔子。見得我這部書全由理想虛構。書中人物事跡。不惟與我本身以及相識親友時下髦英毫無類似結合之處。而且人物乃如此如此產生。事跡情節係如此如此推衍出來。方法有定。步驟分明。純按藝術之原理。用人工製造而成此書。大家既然看破一切。不存疑竇。不當橫生枝節。以帷燈劍匣之意。競相窺測了。如今且說我作書的人。姓王。名志雄。現年三十一歲。籍貫湖南省湘陰縣。祖上在長沙省城裏開了一家綢緞布店。生意不大。却頗是一家度用之資。我半生總算得溫飽無憂。舒服安樂的過了三十年。現時父母在堂。兄弟無故。本身早已娶妻。並已生了一子一女。我父親一向自己照管着布店。却也有錢供給我讀書。我資性平常。但只按步就班的讀下去。中學畢業。又補習了一年英文。便考入北京清華學校。插入高等科一年級。那時校中分文實二科。我父因親要我學實業。我自家性情也與此相近。算學物理等功課。分數常在八十分五分以上。又聽了大家的議論。看了物質救國論等書。深信救中國非振興農工商業不可。一心只想做

煤油大王鋼鐵大王。當下便選定了實科。畢業後。由清華學校官費送往美國游學。進了那大名鼎鼎的麻省工業專門學校。理一稱麻省工大學入了機械工程科。那裏功課甚為繁重。三年畢業。得了學士學位。又讀了一年半的書。兼選些旁的功課。便得了機械工程師及電氣工程師學位。出校後。又在紐沃克(Nebraska, N. Y.) 一家機器廠裏。和特羅(Troy, N. Y.) 地方美國普通電氣公司。電一稱奇具氣公司作了一年半的工。得了許多實習的經驗。又賺了幾百塊美金。回到中國。一看種種情形。令人心中心中十分難過。我因父母要我在家。便在長沙城中華興機器廠中。做了工程部主任。一面製造。一面由美國販賣機器輪件之類。有些空的時候。便又在湖南省立工業專門學校。擔任幾點鐘功課。以上兩項。每月約有二百四五十元的進款。如是已經二載。將來有好機會。或者另求發展。至於我的著作。除了在學校中所撰的論文報告。及在雜誌上零星發表。討論工程學的文章而外。就只譯成了一部書。名爲青年勵志。編原名 Pushing to the Front。係鞭策前進之意。此書乃美國成功報主筆馬登 Orison Sweet Marden 所著。極爲通行。想來大家也都見過。我在十六年前。就着手譯這部書。直到民國九年。方將全書譯完。寄稿子到上海一家書局裏出版。得了不少的稿費。讀者看到此處。必定要問我說。據你以上所說。你這人的性行志業。識見學問。大約也不過如此罷了。爲什麼忽然要離開本行。侵入別人的範圍。胡謔小說。不是發了瘋嗎。讀者諸君所說。不錯不錯。但其中。却有一番淵源。一層道理。容我詳細訴說。原來我幼時。雖不甚喜歡正

經書。却極愛讀小說。我們家中藏有中國舊小說。也就不少。其中分門別類。有好有壞。我便私自翻出來亂看。看到不忍捨的時候。喫飯時一隻手還擎着書本。那些不識字的親戚隣舍。都稱讚我勤學用功。我的外婆。一年到頭。常來我家住着。却要我念那些傳奇唱本小說故事與他聽。可憐我的小說教育便從此根深蒂固了。我有一位表兄。在長沙城裏開了一家書店。販賣新書。及學校用品之類。我在高等小學和中學的時候。便常常到他那書店裏。看那新出的小說書報。他那裏可算得是新小說的聚寶窟。不用花一文錢去買去賃。却是取之不竭。恣我所欲。故所以二十幾年前風行一時的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孽海花、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類。創立風氣的小說月報如新小說、新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之類。還有許多不甚出名的。我都自始至終。完全讀過。並且大部分記得很熟。後來如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百種。我至少總讀過其中八十種。其他可以類推。由辛亥革命入了民國。中國小說創造之時期告終。所出的小說。愈少愈壞。後來新文化家所提倡的短篇小說。另是一種。當作別論。且說我身入民國。年紀漸長。功課漸忙。事務漸多。讀小說的時光也就比從前少了。却幸得把英文慢慢學通。所以到了清華。見那學校圖書館裏藏的英文小說極多。如迭更司、沙克雷、託爾斯泰等人的全集。無不俱備。並且英文讀本也多半是小說。所以我又如魚得水。大肆饕餮起來。但凡功課餘暇。無他事要做。便接二連三。積時計晷的去讀那英文小說。暑假年假。更是好機會。所以讀過的書頗不爲少。如迭更司的塊肉。

餘生述沙克雷的鈕康氏家傳更如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平和平和篇幅甚長然而我都有膽量與恆心去自頭到尾的讀完覺得趣味濃深比起從前所讀的中國舊小說另是一個境界我費了這許多時間精神去廣讀小說當時常不免良心的責備但自問總是正經功課做完以後方敢去讀小說也可以強告無罪了。以上述我讀小說的淵源。如今再說我作小說的經歷。原來少年雖無創造天才然而摹倣心都是最富的。我幼時讀了許多小說便由不得提筆做作起來。初讀了新民叢報中的十五小豪傑譯本我便去作了一部十八小豪傑把我連我相好的一般同學放在一隻輪船上。去南太平洋中飄流了一回。又讀了經國美談便又作了一部愛國男兒傳把我和我的好朋友寫作海外中國殖民地的志士。身經憂患亡命鄰邦。後來成了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軍人富國強兵破敵復讎一面又把我平日厭惡的人改換姓名寫作那敵國的暴君污吏兵敗授首以洩我胸中之忿。說來煞是可笑。這都是我十二三歲的事情。以一兩年中便摹倣福爾摩斯偵探案。做好幾篇奇案。把我自己寫作長沙城裏智勇神奇的大偵探。又摹倣梁任公的新中國未來記和某君作的家庭小說黃繡球去作一部長篇小說專寫幾個男女志士先就本鄉做起。來後推及全國。改良社會。獎進實業。提倡教育。施行憲政。中間還夾着志士遊學。俠客革命等事情。比起前二三年所作的小說可算是推理力與組織布置的工夫。都有些進步。但統觀我前後所作小說。却有三件事始終缺乏。第一是叙說男女愛情。第二是摹繪鬼魔形狀。第三是描寫世路險

職、人情詭詐、以及各種社會之黑幕。論起來，我那時所讀的小說，各體均備，原不限於冒險偵探愛國諸種。而作出的却是如此。這其中或另有緣故。至於我所作的那些小說，除三數短篇外，多未完備。然而名目繁多。有些豈在學生團體所出的雜誌上刊行過的。連我自己也記憶不清了。到了清華以後，那時已經過辛亥革命。時局艱危。民生憔悴。我年紀略長。稍諳人生滋味。雖素主樂觀。與同學們周旋嬉笑。而中心時不免稍帶悲感。自覺對於人生之意解較前深遠。決以小說寫之。因便與同學好友某君。合撰小說一部。名曰腔。峒。片。石。錄。先做了一篇緣起和說略。大意以此書專寫中國近二三十年中政治社會風俗文教種種變遷。範圍極廣。材料極雜。而以一家兄弟二人代表之。兄名黃理。弟名黃毅。黃理爲出世派之哲士文人。黃毅爲入世派之英雄俠客。二人性情行事相反。而互有短長。不易軒輊。一寓陰柔之美。一寓陽剛之美。一則高明沈潛。一則英銳堅強。一爲理想家。一爲實行家。這部小說便是他兄弟二人一生的小傳。論我們當時的計畫及用意。未嘗不好。只可惜知識淺陋。才力微弱。筆底下不能切實描畫出來。做了五六回。便歇住了。那本稿子早已遺失。却是我還記得其中的一二回目。第一回是小學子味理解談。經俠男兒拯溺獨賈勇。第二回是烏水黔山初浮宦海。黃笏白簡終誤鵬程。第三回是放春燈老制軍陶情。捷秋闈小書生感遇。以下便記不得了。總之。那本腔。峒。片。石。錄可算是這部新舊因緣的藍本。然而其間不同之處甚多。請看下文自明。且說我那本腔。峒。片。石。錄做不成功。便知是計畫太大。決意改從小處

入手。先做短編。因那時聽同學講一件故事。與辛亥革命時某省省城中漢人殺滿人之役有關。又因那時我方讀迭更司所作的二城故事。魏易譯本。載庸言報。故而便作了一篇二城新事。可惜亦未能完結。自此以後。我便不再去做小說。於今已十年了。且說我那年遊美之時。中文書籍。概不攜帶。却將一部爛熟於胸中。一百二十回回目能一氣背誦到底的石頭記。放在行篋。海船中無事。便又取出來看看。我旅美數載。功課事務雖忙。消遣的方法雖多。但當煩悶思家之時。即將石頭記翻出一段。重行細讀。覺得異樣親切。非常快樂。想到美國與中國之人情風俗。千差萬別。相去天淵。兩兩比較。愈覺得此真彼幻。似遠若近。不禁有感於中。大有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的樣子。又想到當日沙克雷留學德國。研習法律。常把正經功課拋開。屢次缺席。却坐在寓所誦讀費爾丁施坦（Sterne）等人的小說。後來竟自己成了小說大家。我既不敢追步沙克雷。中國時勢又如此艱難危迫。我今貪戀小說。沈溺其中。真不免為罪人。想到此。忙把石頭記丟開一邊。此類情形。不必細述。却說那麻省工業專門學校。規模真是宏大。工程數理等科目以外。並設有文學歷史政法經濟等學程。名曰 General Subjects。每一學生必須選修二三種。我便首先選了英國小說。此學程一學年中須讀完英美小說約五十部。其中短者二三十頁。長者至千餘頁不等。上自狄佛（Defoe）李查生。下迄韋爾斯班乃德（Arnold Bennett）諸人。起先那教員說我是外國人。讀書遲緩。恐難讀完這許多書。執定不許我選此學程。我好說歹說。硬插身進去。幸虧那五十部書之中。我已讀

過的有二十部。又抽暇積晷。拚命趕讀。便也好好的對付過去。成績列入優等。(The) 第二年我又選了小說法程 (The Technique of the Novel) 乃另一教員講授。並演述小說發達沿革略史。學生須讀中世及近世法德班俄等國之著名小說若干部。却都是用英文譯本讀的。過了這一年之後。慚愧說。我於小說之藝術及編著方法。胸中頗爲清楚了。又用中西小說比較。愈覺得石頭記這一部書做得精絕。處處深合小說的法程原理。只可惜中國向來那般批書的絲毫不懂。甚麼護花主人。大某山氏之流。全不知在法程藝術上着眼。上焉者劃分段落。點醒關目。月旦人物。分別功罪。左不過是評註古文和作史論的老法子。拿來玷辱石頭記。下焉者附會易理。亂用水火木金相生相剋之說。好像書中人之言一動。皆爲五行八卦造定一般。然而作書人之天才精思。苦心孤詣。終竟無人知曉。豈非恨事嗎。所以我便想着前人之說。雖有可取之處。但我異日有暇。定要用西洋小說法程的眼光。將石頭記另行評註一番。評註的全文。直可當作一部中文的小說法程教科書讀。那年適逢麻省工業專門學校中國學生會。輪流到我演說。我便出了個題目。叫作紅樓夢新談。把我當時所見得到的。略爲演述一番。大家朋友們也討論了許久。還有位朋友。當晚做了一首詩贈我。今錄其詩。以誌那年這一段鴻爪因緣。詩云。

等是閨浮夢裏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虞初號黃車使者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這位朋友以中國的小說家期許我。我固然不敢當。但我要作一部小說之心。則從未拋却。我在美國。從第三年起。便無暇再上小說的功課。只在課外抽暇自去翻讀各國小說名家的集子以外。當世的作者新著。以及美國現出的禮拜六晚報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世紀雜誌 *The Century Magazine* 琴師雜誌 *The Harper's Magazine* 等裏邊的長篇短篇小說。我都常時去看。大有應接不暇之苦。一面看着。一面便偶爾想到我將來這部小說如何做法。已計慮之外。也和幾位朋友討論過。明知在美國萬分無暇。預備回到中國若得空閒之時。方纔着筆。但不能不先按步就班。細細計畫一番。好像砍竹剝笋。把這裏面的困難問題。一個一個都解決了。想定將來那部小說中。某處某士。應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有時一得之愚。竊竊自喜。有時又想到我這小說未必能作出。勞心用思。殊屬無益。況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小說不難在全盤之計畫。而難在細處之描寫。我雖癖心畫想。那裏有繪影繪聲。傳真寫生的天才呢。哎。胡鬧胡鬧。還不及早改悔。且說我這逐層計畫和問題解決之法。若詳細叙說出來。必然瑣屑無味。令讀者生厭。而且大家看了以下小說本文。凡此自然在內。何必駢指蛇足呢。如今單說這其中最關重要而最難解決的問題。便是全書的題目和內容。我素知長篇正經小說約分二類。第一類以布局或結構為主。Plot-Novel 第二類以人物為主。Character-Novel 前者重事實。後者重人物。前者自外着眼。須用客觀。後者自內着眼。須用主觀。前者多憑觀察及描寫。後者多憑感情及表達。前者為一事之起因、進展、關頭、轉襲、結局。布置周密。機括湊集。而後

變化神速。有類地雷之爆發。後者叙一人之弱齡、少時、壯歲、中年、老境、首尾完具。表裏合一。而常進行。徐有類河流之入海。其詳不及述說。讀者但將迭更司之二城故事與塊肉餘生述比較。或將石頭記與水滸傳比較。也可以知第一類與第二類小說之大別了。我所以遲惑多年。不能決定的。就是我現在還是作一部結構小說呢。還是作一部人物小說呢。二者不可得兼。一人才力有限。方法不定。作出來必成非牛非馬之形。分作兩書。用材料必有顧此失彼之憂。究竟我還是取那一途好呢。我自己一向的計畫。若作結構小說。我便寫一件留學生退婚之事。此類材料。在今日甚為豐富。俯拾即是。然既云結構。一切要合一定章法。同勢。便非處處剪裁。以人工造作不可。於是我決定不用實事。純去憑空虛構。大概總不出一男一女。以新聞舊的三角公式罷了。若作人物小說。我便決定叙吳貽築君之生平。原來我與吳君。雖同學數月。却未識面。他的性情行事遭遇。我均不詳知。僅得之友人傳說。但總覺得那吳君是一個極純粹、極清白、極真實、極忠厚、極可敬可愛的少年。因憂世自傷。兼之家中遭遇不幸。某年某月。自投黃浦江而死。去年八月。上海中華新報文苑欄所登的吳慶曾孝女傳。那孝女便是吳貽築君的胞姊。與吳君正是一先一後。懸梁自縊而死。這一家的情形真是可傷可慘。我既認定吳君為人極有傳寫之價值。但下筆描寫之時。自然以理想造作。決不引入實事。不過用為起點而已。同吳君有瓜葛之人。讀完我這部書。便知毫無鈔襲真蹟之處了。以上兩部小說。題目內容已定。但論我資性才具之所偏。還是作那一部

小說較爲容易藏拙而能勉強完工呢。我自問自答。究竟二者之間。應當何去何從。我心中盤算數年。仍未決定。近來一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姑且胡亂作下去。寫到那裏是那裏。既當作遊戲消遣。又何必遠慮深謀。所以我如今下筆開場之時。上面講的那個問題。仍尙未了。語云。只可以不了了之。故而我這新舊因緣一書。終不免依違於二者之間。又寫事實。又寓理想。結構人物。兼容並顧。半內半外。又客又主。勢必弄到矛盾百出。造成一種四不相。我作書的人。狼狽不能下臺。諸位大慈大悲的讀者。讀到那個時候。務懇高擡貴手。指點給我一條出路。或者把我唾罵一頓。從寬饒恕。命我不必續做下去。就此偃旗息鼓。抱頭鼠竄而去。那便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此層既已交代明白。作者尙有幾層意思。要乘全書將要開場之時。奉告讀者得知。務請耐煩一下。如果執定不肯。就請立刻掩卷。等候過一個月之後。直由本書第二回玄武湖邊清談娓娓春申浦上別意深深讀起罷了。話休煩絮。第一層。我這部書號爲理想小說。理想二字的意思。並非憑空捏造。與事實人情全相反背。專要寫出我個人理想中所視爲道德最高。學問最博之男子。或美麗至極。才情絕世之女郎。此其二。又非藉此小說發表我自己的政見。學說。人生觀。社會批評之類。如梁任公的新中國未來記等書。我要有思想見解。就直接了當的作爲文章發表。不必取徑於小說。小說而以改良國家社會爲目的。一陷於訓誨主義。便不可救藥。此理大家都是知道的。此其三。尤非同以前的極樂世界。黃金國。烏託邦。遊環月球。金蟲 Gold Bug 一譯寶窟 未來戰爭記等書。懸想一世界中所

無之世界。以描叙一己之政治希望、科學思想、專以理智之分析綜合、構造成書。書中人物、無感情、無個性。無殊戲中之傀儡、與化學試驗室中之藥品儀器。豈得稱爲小說。此其四。綜而言之。我這理想二字。Idealistic 乃與寫實反對。但其間却要分辨清楚。我在三四年前寫給我的朋友劉宏度君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論及此事。今節錄於下。請讀者注意看看。

(上略)今夫凡百藝術。皆主以理想運用事實。決不可專事模倣 (to imitate) 鈔襲 (to copy) 將我在某時某地耳聞目見之實境 (Actuality) 一絲不變。表現出之。而當用整理剪裁選擇修繕之法。 (Selection and Improvement) 改易實境。造成想像之幻境 (Illusion) 然後寫出。此幻境必比原來之實境爲美。蓋實境乃事物偶然之實況 (Things as they are) 幻境則係理想所當然之情形 (Things as they ought to be) 但當改易實境而造成幻境之時。必以不悖人生事物之真理爲歸宿。凡幻境之處處合於人生事物之根本原理者。即名曰真境 (Reality) 否則不能。故真境乃幻境之最高最美者。到此地步。真與幻合而爲一。不可劃分。而小說與其他藝術皆以表現此種境界爲目的。似幻實真。亦真亦幻。然與實境則相去天淵矣。譬如釀酒。實境乃水與生米。理想爲製造佳釀之規條及藥方。想象力 (Imagination) 爲發酵之酵母 (Yeast) 幻境乃釀出之酒。然酒有好有壞。真境則味甘色美質濃之上品醇酒也。石頭記作者深明此理。所謂真甄假賈。以及

真事隱去。太虛幻境。云云。實皆不外此理。但凡其所謂真甄。實皆實境之義。而所謂假賈。則幻境中之真境也。太虛幻境。乃人世所絕無。則不合乎真之幻境也。故終在虛無縹緲之間。石頭記一部書中所寫之事。皆幻而皆真。襲人家中姨妹等之婚姻戀愛。劉老老與狗兒板兒青兒平常在田莊上所行。妙玉被盜劫後如何結果。賈蘭賈桂如何長大成立。復興賈氏。凡此則已軼出幻境之邊界。而屬於實境中者。故曹雪芹不叙及之也。由是言之。甄寶玉與賈寶玉本爲一人。甄寶玉者。實境中之寶玉。原來之寶玉也。賈寶玉者。幻境真境中之寶玉也。改良修繕後之寶玉也。故謂甄寶玉當日實有其人。似可。而謂當日確有賈寶玉其人。則決不可也。又人之秉賦高下不齊。想像力又有強有弱。然凡人當年少之時。想像力必強。故威至威斯 (Wordsworth) 謂凡小兒皆天生之詩人。及年長入世。想象力汨沒。俗事縈心。詩情消滅。而變爲庸人。所謂 *At length, the Man perceives it die away* *And fade into the light of the common day* 者是也。甄寶玉卽此等尋常庸夫。賈寶玉則能年長而不失其想象力與詩情之人。惟然。故甄寶玉神遊太虛幻境。只能一次而止。而二人後來之性行如此別異也。曹雪芹洞明凡百藝術之根本要理。獨得作小說之正法。遂作爲石頭記。而懼人之不解其意。不明真境幻境實境相關之理。故特一再申說。而世之庸妄之徒。偏欲膠柱鼓瑟。彼肆爲考據者。實屬多事。以其在歷史及古書上所尋求者。乃實境中之蛛絲馬跡。而無涉於幻境。

也。彼以黛玉葬花製爲戲曲而扮演於紅氍毹上者。其卑劣尤不可恕。以其強欲化極美之真境幻境爲不美之實境。變酒爲水與米。真所謂倒行逆施。不解事之甚矣。凡此見解。質之吾兄。以爲何如。抑弟尙有言者。弟非推尊曹雪芹過高。茲所言者。乃藝術之原理。小說之定法。古今中西皆同。中國小說家解此理而用其法者。固亦甚多。不止一人。而因曹雪芹言之甚爲透澈。又石頭記書中之事。可爲最佳之說明及例證。故姑就該書而言之如此。

照上面所講的。凡小說皆當以描寫真境爲目的。即是要造出一個無懈可擊之幻境。而處處合於天理人情。只求情真理真。人物事蹟愈是憑空假造的愈好。這便是 Realistic 一字的本義。如同費爾丁。沙克雷等人的小說。都合於此法。不幸後人誤寫真爲寫實。把 Realism 一字改變了意思。他們作小說。但依照着實人實事實物實境。絲毫不變的描摹出來。便算能手。不知融花揀選。用古人所謂脫胎換骨之神技。而專用匠筆。做印板文章。做得極好。亦不過一篇詳細的歷史。幾幅照相的真蹟罷了。何足稱爲小說。直到後來。每况愈下。作者專務描寫粗俗淫穢的事物。不知羞慚避忌。反揚揚得意。以寫實小說家自豪。

參觀 Bliss Perry 著 A Study of Prose Fiction 書中寫實主義 Realism 像中國的金瓶梅西洋曹拉 Zola 所做的小說。都是這一派了。西洋近來盛行這一派小說。然亦有皎皎出羣的真正寫實派小說大家。如英國班乃德 Arnold Bennett 等人。班乃德所作的 The Old Wives' Tale 一書。我奉勸大家取來看看。閒言少敘。却說現在新文化派所提倡的西洋小說。

固然多是下等寫實一派。然而中國人近三十年來自撰的小說。凡能風行一時的。上溯孽海花。官場現形記。下迄廣陵潮。那一部不是這一派呢。我本不合批評他們。不過要申明一句話。我現在做新舊因緣。所取的方法。與他們截然不同。決不專寫人類之弱點。社會之罪惡。引大家同入魔道。永墮悲觀。但我却不是要提倡道德。表現理想。不過是下筆運思之際。處處求合天理人情。我並非抱有一定的學說宗旨。但只要表出一種平正通達的人生觀。我書中所寫的幾個好人。無非忠厚和平。論其學問德業。皆今世所常見。社會中所實有。毫無鋪陳夸飾之處。我自己加上理想小說四字。意思不過如此。總之。我自己以為是向着藝術的正路上走。不入下等寫實小說的那條歧途。究竟能走到那裏。連我也不自知了。第二層。我這部書名為新舊因緣。平常用因緣二字。總不外男女的情史之意。但我却不然。我這書中最主要的情節。固然也是男女愛情。不惟用着愛情的三角公式。並且有三四個三角形牽纏在一處。可是讀者若把這書誤認做言情小說。去看。那就要十分失望了。我這書並非言情小說。因緣二字。乃人與人間事與事之間。前後彼此善惡利害得失禍福的因果關係。我這書就要借幾個幻境中的人物及其遭遇。來顯明這種因果關係。此中道理。片言可盡。大凡小說的正經材料。無非人生之真理。而人生之真理。又即是人生萬事之因果關係。認明此層因果。乃有是非高下。予奪褒貶。乃有所謂正當之人生觀。此種因果關係。簡言之。即叫做天理人情。此處所說的。乃西洋論究小說原理者之所公認。老生常談。不足為

奇。至於中國舊小說論到小說材料的要算兒女英雄傳緣起首回說得最好。他那兒女英雄人情天理之說。實小說中之公式原理。我最佩服。現在我這新舊因緣。讀者也可直當作一部兒女英雄人情天理的演義看罷了。第三層。這部書名曰新舊因緣。新舊二字。却非今日中國之新派舊派。新人舊人。新非西洋文明。舊非中華禮教。何以故呢。新舊本對待之名。隨緣假定。據上段所說。小說正當材料之人生真理。乃永久而非一時。乃虛空抽象而非實在。一着形色。便失價值。我若糊塗荒謬。認定今日中國之新舊界限。來作一部小說。揚此抑彼。論罪計功。將一邊說得極好。一邊說得極壞。那便違背了小說正法。作出的小說。便好像一軸勸人戒煙的月份牌。和那勸人保險的廣告罷了。但雖如此。我這部書的一個附帶的目的。却是要描叙中國近二三十年中政治社會風俗文教的種種變遷。此即當年崆峒片石錄之用意。凡此種種變遷。自然可說是由舊而新。但其事。乃始終一貫。步驟層次。不能分析。我只遵照着小說法。程來下筆。於新舊二者之間。毫無偏袒顧忌之意。讀者遇見書中人物。請萬勿逕自武斷。說王某代表新派。李某代表舊派。可見得新人好。舊人不好呀。像王某那人。你說他新也合。你要說他舊也可以的。李某劉某黃某亦同。若要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莫怪我說。便真是不會讀書了。第四層。這部新舊因緣。不是環境小說。大家都知道。結構、人物、環境 *Setting* 是小說必不可缺的三件。又隨其所偏重。而有結構小說、人物小說、環境小說之分。前二種在上文已經講過。至於環境小說。專以描寫某時某地之某部分社會或山

水風景爲主。例如沙克雷的愛思孟傳 (Henry Esmond) 伊略脫 (George Eliot) 的密馬圖 (Middlemarch) 又如儒林外史和官場現形記。皆是環境小說。我這部新舊因緣。以結構與人物爲主。前面已經表明。既非環境小說。故而盼望讀者不要用歷史小說時事小說的眼光去看。不要常把書中的人物事蹟和今日中國實有的。以及各人所聞所見的去逐一推勘比較。所謂帷燈劍匣含沙射影。以及藏頭露尾隱姓埋名。等等。決非作小說之正法。尤非我此書所用之法。此書中所用的人名地名。以及機關學校官職事業。等等。皆是憑空杜撰。隨手拈來。以助成書中之幻境。使其完密。符合點染生色爲主。並非暗射某地。反襯某人。隱說某事務。祈讀者勿妄加猜疑。誤用聰明。必又不免爲費爾丁所譏了。見費爾丁 Fielding 所撰小說與談傳 On Jones 卷之首章所論

上文已說過。作者並不絲毫現身說法。即連我之親友相識。以及我所聞見經歷之事。亦並未寫入書中。惟有近今最出名的人物。如孫文、袁世凱、威爾遜、路德喬治之類。不得不偶爾借用一下。然亦無寫真或月旦之意。至於革命以來。中國之時局政變等。書中所記的亦與實事不合。譬如書中說長沙有條太平街。而實無此街名。說長沙城民國十年一月兵變。而實無此事。原來在若干年以前。我認定要做小說。須將歷史地理爛熟於胸中。又須將二三十年來全份申報或新聞報買來備查。又每晚須寫日記。到處須照像留片。凡零星章程文牘報告函札詩詞之類。統須盡力搜集。分類編存。好作爲小說書中的資料。然而現在我却不如如此想了。固說是我性懶事忙。並未去做這種預備工夫。也因爲我今已明白作小說

之法。是要只憑一管筆。幾張紙。去運用神思。憑空撰作。脫離實相。勿留渣滓。所以連那種預備工夫也大可不必要了。此層業已交代清楚。若讀者將來萬一找出某段某事。與本身所遭。報紙所載的一式一樣。便當他作偶然符合。不期而會。這也是人生經驗中常有的事情。如今再把以上連篇累牘的說話。作個結束。却說我這篇楔子。恰正寫到此處。忽然因事擱筆。次日適逢星期。家中來了幾位極相熟的朋友。在桌上翻着我的稿子。大略看了一遍。便取笑我道。志雄。你又鬧這個頑意嗎。我因他們逼着要問。也只得把書中情節內容。約略述說給他們聽了。當時大家議論紛紛。張君道。你做小說。我原本極贊成。不過你不應當起首就說這一篇大話。俗語說。眼高手低。古書上也說。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你開筆便將別人痛駁一番。自以為獨得此中訣竅。倘若你這部新舊因緣竟作不成。或者作出來疵瑕百出。毫無趣味。你那時還有臉見人嗎。難道你忘記了耶穌教人去喫喜酒。總當占住末座。等主人往上邊讓。不要自己便去橫在首席。鬧到後來貴客入門。無法下臺。見新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八至十一節志雄。恕我直言。你謙字上的工夫太差了。李君道。做小說是文學家的事情。你是一名工程師。却去搶奪人家的飯碗。拋荒自己的學問職業。便是做得好。大家見你不是個真正的專門家。是個 Jack of all trades。對你就沒有信仰了。我尙未及答言。馮君接口道。志雄做這部小說。自然不是爲錢。說到搶奪飯碗。人人都有此權利。只要能搶得過來。便算能手。你看現在中國一般名流巨子。那一個不是離開本行做事。又出風頭又賺錢。再也沒人說他的閒話。

不過我另有一番意思。志雄你現在公司和學堂裏事情也很忙。一人的時間精神有限。曹雪芹一部紅樓夢作了一二十年。你這部書何時方能作完呢。等到全書殺青。出賣版權的時候。恐怕你同嫂夫人的頭髮也要白了。況且現在不比二十幾年前。甚麼孽海花、官場現形記。興動一時。如今人家都不願意看長篇小說。連林琴南也被人罵得一文不值。我勸你還是翻譯些外國時下流行的短篇小說。一星期足可翻就幾篇。加上新式標點。送到東方雜誌小說月報那邊。就算三塊錢一千字。一月總可多添百元以上的進款。再不然。編譯些婦人問題勞動問題的小本子書籍。銷行更可暢旺。只要你會因應潮流。便可名利雙收。不强似你辛辛苦苦的去做這部小說嗎。至於工程學的專門書籍。現在也沒有人要看。我並不勸你去從事編譯的。唐君便駁他道。密司脫馮太重實利了。金錢乃是社會給個人的報酬。我們作事無論大小。總當要對社會有益。志雄把石頭記一書說得天上高。石頭記我也未曾看完。不過總嫌這書容易使人悲觀。少年人看了便志氣頹唐。不求進取。就是翻譯西洋小說。如茶花女遺事。曾有人做了兩句詩。說可憐一卷茶花女。銷盡支那蕩子魂。我聽了非常生氣。我們中國人盡成蕩子。銷魂這樣容易。可見得西洋小說也是有害的了。照我看來。現在新文化派的書報。也是良莠不齊。害多益少。譬如山額夫人的學說。就是把我中國人種斬盡殺絕。永遠斷根的最妙的法子。馬克思的學說。大家更不懂。弄到後來。大家都不講生產。只要講分配。都不盡義務。只要享權利。人人都自命勞工。却是人人都想作資本家。

你爭我奪。只不過一羣餓狗鬣骨頭。全國糟亂罷了。更說甚麼自由戀愛。社交公開。這些事情。我都贊成的。不過中國的青年男女。不思勤苦奮鬥。却只專門頑這種戀愛。社交的把戲。甚至失望自殺。這樣鬧下去。和抽大烟。纏小脚。不是一樣的嗎。我們要想改良政治。發達實業。第一應當多作幾本有益青年的書籍。提倡堅苦力行。犧牲救國。像志雄從前翻譯的那本青年勵志。編就是頂合格的。你現在何不再譯幾本這樣的書呢。當時座中尙有一位韓君。獨默然不發一言。我聽了大家的這許多議論。心中惶亂。不好意思。便道。諸位老兄指教的甚是。但是我寫下這一篇東西。也不過是乘一時的高興。並沒有心腸要作下去。慢說八十回。一百二十回。恐怕連第一回也做不完。諸兄未免看得過重了。當下我便引大家說了些別的話。馮君問我。學堂裏薪水已經發出了沒有。我道。前天已領到八成。馮君道。好在你不專靠此項。李君接着說。他有一個內親。爲人忠厚勤謹。從前做過幾天生意。現時賦閑。意欲我替他在華興公司裏謀一個相幫管賬的事情。每月有三十元的薪水便好。我道。目下公司裏恐無位置。我對總理講一聲。給令親留心就是了。大家接着又講論火星今年接近地球。以及奉天安東縣有一個活到一百三十五歲的老農。現還康健在世等話。過了歇。那位韓君便道。我總說人生要及時行樂。其他統可不必計較。志雄作小說。也是他消遣的法子。興來時便提筆寫幾句。不高興時便丟開一邊。就是了。所以大家方纔議論風生的時候。我獨一言不發。如今我却有個提議。徐仲方同他的新夫人。昨天已經由漢口回到長沙。我

們現在一同去到他家。給他賀喜。瞻仰瞻仰他的新夫人。過後便在他家打一天牌。混喫晚飯。或者約着仲方夫婦。同到嶽麓山或長沙公園裏去辟克匿克(Picnic)。晚上我們就在館子裏公請他們一次。你們贊成不贊成。大家都道好極。於是我進內招呼一聲。便同他們出去。耍了一天。當晚九點半鐘回到家中。和家人周旋一陣。然後獨坐書齋。靜心一想。今天午間。諸位朋友在此所發的議論。都有道理。却也都無道理。大率各得一偏。未見其全。不值得辯駁。惟有張君規我之言。却是金石。可當鍼砭。至於我這部小說。還是做下去好呢。還是不做爲是呢。細想古今名篇佳作。天才人工。兩不可缺。天才尤爲要緊。我自己天才缺乏。又無學問。而且時間有限。職務繁多。目前雖境遇尙好。室家無凍餒之憂。然而後顧茫茫。時局不知變到甚麼樣子。卽就長沙這一處地方而論。今年一年之中。又是水災。又是火災。又是六一案。又是蔡鉅猷稱兵。無辜小民。傾家蕩產。便連我們安居省城內的人。也受了許多的驚恐。再推想到中國的大局。世界的前途。真令人憂心如焚。到有興致作小說呢。又胡思亂想了許久。抽完兩根紙烟。方想到韓君的話。何必就拿編著小說當作我消遣忘憂之良法。興來執筆。興去卽止。若能將此身寄託於幻境之中。同書中的人物周旋。人樂亦樂。人愁亦愁。看人生離死別。而我却室家團聚。看人槍飛肉薄。而我却安居閒暇。那幾多癡情兒女。顛倒夢魂。淚珠洗面。或竟蘭摧柳折。玉碎珠沈。而我却身心泰然。終宵安枕。又有些個苦行志士。焚膏繼晷。嘗膽臥薪。不免艱難百倍。阻逆橫生。而我却飽食暖衣。打牌喫酒。俗語說。站在乾

灘子看人淹水。是最難得的快樂。羅馬王尼羅。故意命人放火。把羅馬全城燒盡。自己登樓眺望。以飽眼福。我雖非如此。然而心在個中。身居境外。這種別致的福分。便是我做小說所得的報酬了。至於午間唐君所說的話。也不盡然。亞里士多德論到悲劇的功用。說悲劇能洗滌感情。裨益心性。亞里士多德之說。見其所著詩學。Poetics第六卷第二第三節。讀者宜參閱 S. H. Butcher 所著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一四〇至二七三。解釋此理甚精。因為我們觀劇的人。見那劇中的人物。其容貌之美。品性之良。學問之博。道德之高。功業之偉。名位之崇。皆屬上上一流。遠非我們平常庸俗之人所可比擬。然而那些人物。竟不免身遭橫禍。飛災。或困鬱終生。或摧折以死。命運殘酷。情節離奇。我們看了。自必起一種憐憫與畏懼之心。當看戲之時。全神貫注。替戲中人物耽憂。倒捏着一把汗。反把我自己。日常所受的辛苦鬱悶。一概忘却了。於是化私為公。推己及人。此種仁慈之懷。惻隱之意。便是道德的起點。又當看戲之時。我們雖不免憤恨悲傷。蹙眉墮淚。然戲完之後。泡影空花。萬緣俱淨。我們的憤恨悲傷。也便止息。譬如狂風巨浪之後。風靜月明。海平如鏡。一番境界。但覺得心胸廣大。性氣和平。這種美滿甜適。幽微淒婉的感情。便是靈魂的最高境界。悲劇能使觀者達到此境。這便是悲劇無上的功用。並且我們將自己。和戲中人物比擬之下。便覺得我實卑鄙庸碌。何足稱道。至於我的遭遇。我的憂患。我的身世。也都瑣屑平凡。不足驚心動魄。怨天尤人的了。悲劇能激起我們的憐憫和畏懼之心。而使之變為高尚廣大的感情。凡人心中的愁緒塊壘。都可藉此宣洩一番。這便叫做感情之洗滌。Katharsis 此字乃澄清提鍊

之意。而悲劇所以能有裨於道德者。亦卽在此。亞里士多德立說之意。大概如是。確有至理。其實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悲劇。按悲劇一字。宜譯爲莊劇。茲用悲劇云云。從來從俗而已。連小說也包在內。今若取亞里士多德之說。驗之於石頭記。便益發見得亞氏之說顛撲不破。而石頭記一書。真是精深博大的了。且說我心中將亞里士多德的道理沈思一番。便覺得上等小說能使人心胸廣大。性氣和平。可見得著作小說也是服務社會之一法。既然此事對人對己。兩有裨益。我便胡亂做他一番。再看成敗如何。但要做小說。第一先須有一種高尚正確的人生觀。可是人生觀怎樣。便可算得高尚正確呢。這却是個難題目。就我平常讀書經驗的結果。總覺得人生問題。非理智所能解決。然道德上各人須自負責任。大凡一個人。任你如何天資聰明。深謀遠慮。每做一件事。其事之爲禍爲福。爲成爲敗。爲利爲鈍。你決不能預知。不能逆料。不能確斷。不能密防。可。是論到此事之是非所在。你又必不能逃道德因果之律。冥冥之中。若有天罰。古人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又道自作孽。不可活。正是此意。我既看到此層。便用他來作我小說的根據罷。且說我苦心思索這人生觀的問題。愈想愈深。愈想愈難。正沒得開交。忽見我的妻子推門進來。笑說已經十二點三刻了。小孩子已睡醒一覺。你還不快去安眠。明天早晨八點鐘還要到工場裏去呢。我只得走入臥房。解衣而寢。那曉得今晚用心過度。再也睡不着。在牀上翻來覆去。總是想着那人生觀的問題。如同蠶兒抽絲作繭。愈引愈長。擺脫不得。直到午前兩點鐘過後。方纔朦朧睡去。忽覺已身來到一個廣場之上。擠在人叢中。

觀場中的馬戲。但見一東一西。豎起兩根木桿。約有三丈多高。桿頂上綁起一根細繩。有兩個女子。一個年約十七八歲。一個十四五歲。都是紅褲綠襖。窄袖弓鞋。打扮得十分妖豔。在那根細繩上飛舞盤旋。走來走去。手中各拿着兵器。好像學校中的長桿啞鈴一樣。如飛擺動。使出種種花樣。地下鑼鼓齊鳴。喝采之聲不絕。我當時提心弔膽。滿身冷汗。看那兩個女子。左欹右側。蹈空失足。要跌下來了。却又不曾跌下來。由不得神迷目眩。嘖嘖稱奇。後來忽覺我自身也飛到空中去了。原來我正同幾個朋友在野外騎馬。忽然那馬騰空而上。愈前愈高。愈行愈速。我緊握韁繩。禁制不住。眼看離地甚遠。脚下樹木房屋城郭山川如飛而過。霎時已走入雲端。上下左右。渾沌渺茫。不見一物。但覺水氣冰冷。衣履俱濕。耳中呼呼的風聲。愈響愈大。我心想駕駛飛機。大約也有如此經驗。但那馬不比飛機。一直順着地球的圓切線的方向行去。離地愈遠。闖入太空。我那時早已失去知覺。心想此刻我浮遊宇宙之中。廣漠無邊。上下盡是日月星辰。何處更辨東西南北。這馬究竟跑到那裏爲止呢。又想到此刻時間空間已失。既無方向。這馬恐未必跑。我身恐亦不在馬上。想到此。便覺宇宙翻覆旋轉。我立刻昏暈過去。身離馬背。也不知向何方跌落下去。及至知覺回復。却是腳踏實地。但覺神清氣爽。細心觀看。原來我正同許多旅客一同出發。那時夜黑如墨。每人手中一個燈籠。只照著數尺之地。有一個引導的人。對我們說。由此前去。是一直的路。十分平坦。並無危險。但這路只有一丈多寬。左邊全是插天峭壁。右邊却是萬丈深溝。你們須要十分小心。順

著路走去。最好靠近左邊。不要跌到右邊溝裏去。要緊要緊。我旁邊一個人便問這路有幾十里遠。何時可到。引導的人道。路長確是有限。但各人行步快慢不同。有人先到。有人後到。又有一人問道。到了便怎樣呢。那引導的人道。到了那邊。便有現成的房屋住宅。讓大家舒舒服服的休息。但是一路上不免有風雪饑寒之苦。總得勉強掙扎着些。說着。大家便一同前進。無奈那手中燈光不能照遠。後來便各自散失。我緊記着那人的話。一直前行。又時時伸出左手。摸着那光滑的峭壁。以免墮入深溝。後來我因見許多人把燈籠湊攏來照着石壁。用手摸索。好像在那壁上搜尋什麼寶貝一般。又有些人。將面孔緊緊貼着石壁。俯身向內窺看。如同看西洋景一般。我不禁詫異。便也照樣行事。起先只覺得那個平直如砥。天衣無縫的石壁。綿亘無窮。後來無意中却在那石壁上摸得一個小孔。約有銀角子一般大。我連忙把一隻眼睛湊近那孔。向內窺看。誰知這一看非同小可。原來石壁內方。却是一個美麗光明。莊嚴無上的世界。我當時目定舌呆。要描畫却描畫不出。但覺得千年花果。七寶樓臺。霞光繚繞。瑞氣氤氳等詞句。還不能形容出這個世界的萬分之一。其間正中最高之處。垂拱端坐着一位天帝尊神。雖已高入雲端。還令人肅然不敢仰視。周圍列坐着幾位神仙。衣冠狀貌。各各不同。彷彿像平常雕刻圖畫中所見的孔子。釋迦。耶穌。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還有諸多神仙。皆不知姓名。個個都是衣冠整潔。態度莊肅。容色和善。心地歡樂。其他景致人物。形形色色。不及備觀。我那時但覺得如飲醇酒。說不出的身體輕暢。

心性恬適。正欲逗遛。細觀究竟。却被那路上同行的人。走過來向前一擁。便把我擠開一邊。我當下恍然若失。再去找尋那小孔。却死也找不着了。我無法。又因趕路心急。便隨衆前行。走了不知好遠。一時不慎。又被同行的人左推右擁。便走到那路的右邊。懸崖盡頭之處。我右足一敲。猛不防。踏在空中。連忙說聲不好。手中的燈立時滅了。我的身軀便向那萬丈深溝底一直墜落下去。我早已昏迷。及至清醒過來。却身陷泥淖之中。向四邊一看。不覺魂飛魄散。原來那地方一片陰森森的黯無天日。長滿了大小樹木。樹下便是洪水污泥。怪石毒草。攢滿了各種豺狼虎豹。蟒蛇巨象。下迄蛇蝎蜈蚣。甲蟲刺蝟之屬。以及馬牛羊豕。魚鼈蝦蟹。萬般動物。無不具備。一齊蠕蠕蠢動。洶洶相向。那地上本無一些空隙。這些動物。便互相吞噬。爭戰不休。說不盡的殘殺蹂躪。斷肢折骨。宛轉哀號。一片腥風血雨。毒霧妖氛。我自己必死。定一定神。因見身旁有一顆松樹。忙爬將上去。到那樹頂一個大枝上。騎着坐了。雙手緊抱樹身。就樹葉空處。往下一看。神魂俱碎。驀地想起我從前在美國留學之時。常同朋友們到哈佛大學畢卜德博物院 (Peabody Museum) 去參觀。見那相連的幾層樓房。盡擺着動物標本。十分可怕。我平常雖然膽大。白晝也不敢一人走進去。那些標本還是死的。豈知今日我竟到這個可驚可慘的活動物的世界裏來。如何是好。再細看那四圍樹枝上。滿棲着各種鳥雀。其中猛鷲飛鷹。寒鴉馴鴿。均有。就是我身騎坐的那個樹枝上。甲蟲微生物之類。已經密如沙礫。不計其數。一齊往我上身攢來。我正在驚慌。忽聽身後怪吼一聲。回頭

只見一個女鬼。恍惚好像德國杜雷爾的鐫刻畫憂患圖。

Melencolia

參觀本期插畫第二幅

中的女子。直向我身邊

撲來。我驚嚇之極。大叫一聲。便跌下樹來。那知却是一夢。却說我妻子聽得我夢中怪叫。連忙搖着我的身軀。一疊連聲。將我喚醒。說你不該把手放在心口上睡覺。又魘住了。我說好了。不要緊。當下我冷汗遍體。勉強定住了神。過了好些時。方纔把夢中所聞所見的重複想了一遍。細細玩索其中意思。自己對自已說。我一心研究人生觀的問題。却做這樣的夢。難道人生的景況。人生的意義。竟如同夢裏的那種情形不成。想到此。忽聽鐘鳴五下。天已微明。我說哎呀。不好。今夜失眠了。幸喜過了一刻。又朦朧睡去。起來便趕忙收拾。到工場裏去辦事。只好與讀者諸君暫別了。欲知書中本事。且聽下回分解。

名家
戲劇
呂伯蘭 (Ruy Blas)

法國魯俄 Victor Hugo 著
常熱 曾樸 譯

譯序

魯俄氏著書不空作。編者按魯俄像已見本誌第三十三期插畫每著一書必有一種主張。其立意必蟠天際地。其構思必出幽入微。如貓眼石如閃紋綾。驟正視焉。往往莫得其形色之主名。吾譯呂伯蘭劇。欲求其主張之所在。不能不以各種眼光觀察之。冀得真相焉。

今試先以歷史哲學的眼光觀察呂伯蘭劇。則呂伯蘭劇者一君主民主兩政體過渡時代之真形圖也。凡一國家當君主政體之將傾覆也。必有無量數怪異之現象。應運而生。以供慧眼之傾注。其傾注之起點。又必先及於貴族。夫貴族者君主政體之筒體也。國基搖撼矣。王統凌夷矣。舊法律破壞矣。政治團結為種種陰謀所牽引。將分裂矣。高級社會日就衰頹。沉沉死氣表於外者。襲於內。國維墮廢。私謀奮興。恐慌之象。瀰漫全國。軍界警界財政界。紊亂尤甚。人人知末日之將至。大禍之。不旋踵也。僉以昨日之日為可厭。明日之日為可怖。一切人可疑也。一切事無可為也。國家之病。病在頭顱。貴族所處最接近。痛苦之到達亦最捷速。試問此時成何現象乎。其貴族之一部分留於朝者。絕少正義明道之儔。於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伊霍其位。盜跖其行。莫不乘此絕續之機會。急起直

追汲汲顧影祇圖殖己。違恤國家。造就小己。佳運於公衆。不幸之中。爭大寵。攘大官。攫大利。命令爵賞。階位。帑藏。無不可奪者。無不可盜者。亦無不可覬覦者。貪婪愈甚。則致富愈速。野心愈大。則擁權愈高。本來情性。悉汨沒於虛榮實利之中。舉世面目。無不獍猛可畏。丁茲時也。蓋人也。而悉化爲魔矣。此一類也。

至貴族中之優秀卓絕者。則不然大抵見時事之不可爲也。知剖心納肝之不見用也。憂愁幽思之無濟於事也。拂衣掛冠。浩然去國。紛紛各就其采地。返其故宮。憤胸橫決。一瞑不視。變自殺之心爲自敗之計。醇酒也。婦人也。博進也。莫不駿馬騰外厩。名姬實後房。豪奴成羣。盛讌排日。荒淫無藝。以求一日之樂。府庫土地。成千累萬。曾幾何時。悉隨其豪邁之揮霍。慷慨之布施。遽落於債家之手。君政下傾之勢。雖一日千里。而茲之破壞。更欲趨越其前。不翅縱火於其封殖之四隅。付之一炬也。蓋代豪華。惟恐其留有一縷之煙。一寸之燼。可謂一切棄捨一切澹忘矣。所不能擺脫者。徒有債權人耳。斯時不流爲浪子。卽激成游俠。再不然。或隱於乞兒。變姓易服。混迹於黑闇卑污之人羣中。日慮債家之躡其趾。而追其影也。彼夙居社會之最高層者也。今乃來居社會之最低級。彼囊中不留一枚之金錢矣。全體乃富。受普照之日光。不第不以爲辱。不第不以爲苦。且時時仰面絕纓。笑其富貴之親族。斥爲盜賊等之倡優。其言論意識。幾幾乎奪哲學家之席矣。仁慈勇敢。誠實聰明。諸美德。往

往發露於不規則之行動間。塵垢其外。神聖其內。名籍隱而劍光顯矣。此又一類也。

此兩類人物。在君主政體垂倒之際。民治國家未定之前。必湧現於人類之舞臺。嘗俄久已默識而心通。求之歷史中。以西班牙十七世紀之末。其所演之事實最爲明瞭。最足表示其思想。乃模擬而概括之。得二人焉。曰白尙珊。曰白尙瑞。概括第一類。以白尙珊代表之。概括第二類。以白尙瑞代表之。二人本兄弟也。而適合兩類之模型。

嘗俄又默察君政澆季。於前所稱兩類貴族之下。恒見有蠕蠕躍躍羣聚於黑影之中。其爲物至偉大。至隱闕。亦至無名。卽所謂平民也。平民知有未來。不知有現在。孤兒也。寡人也。聰明而強毅者也。其位置至卑。而其吸受乃至高。盡於背者。傭奴之徽號。寄於心者。天神之視聽。昔日爲諸侯之騶御。貴人之弄兒者。一旦脫輓而飛。嶄然露頭角於殘破之社會中。躍登莊嚴之寶座。握無上權。施無上德。孕育無上世界。非卽平民耶。平民則以呂伯蘭代表之。

白尙珊也。白尙瑞也。呂伯蘭也。此三人者。非人也。不過爲三類人之符號耳。嘗俄揭藥此三符號。使之生活行動於舞台之上。不啻舉十七世紀西班牙君政之全體於剎那間。撮而現之。觀場人之眼簾。試再仰其眼。矚此三類人之上。復有一純潔光明之人類在其人。乃一婦人也。一王后也。號爲婦人。乃不幸若無夫。尊爲王后。乃不幸若無王。正掬其國母之恩慈。女性之柔懿。寄於目而下睇之時。

適值呂伯蘭獻其民意希望未來仰面上矚之時不覺上下兩目光遂構成天人之交綫。

魯俄歷數其歷史上之觀察。平昔蘊結於意象中有爲其所厭惡者有爲其所矜惜者有爲其所贊許者而良心上之皈依不與焉。寫其厭惡以第一類貴族代表之。寫其矜惜以第二類貴族代表之。寫其贊許以平民代表之。良心上之皈依何物乎。即所謂人道主義也。人道無可代表乃託之於婦人。恐婦人猶不足以完全代表也。乃託之於身爲王后而失意之婦人。西班牙后瑪麗適符其意象中所懸之鵠。遂取而代表之。一方面示萬派歸源之旨。一方面啓兩儀合軌之機。蓋無論國體之爲君主民主人民之爲貴族爲平民莫不以人道爲之基礎。以此爲衡。歷史之觀察固朗若列星而魯俄之主張亦洞如觀火矣。

雖然魯俄之思想一變化不測之思想也。人類之眼光一形色無定之眼光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上文所述不過就歷史哲學之一點觀察之。則如是耳。脫轉其眼光爲更高之觀察。爲人類性質之觀察。則魯俄此劇之意。殆欲寫一白尙珊以明人之專一私利。窮日夜患得患失者也。寫一白尙瑞則反之。并不知私利爲何物。終其身無憂無慮者也。又寫一呂伯蘭以明人之具種種能力。抱種種熱心。雖被壓制於社會。然其壓制力愈劇者。必其爆裂度愈高者也。終乃寫一瑪麗后以明人經失意之餘。必成厭倦。厭倦之極。馴致并其德性亦銷磨也。

人類性質上之觀察。既如上所述。更欲以文學的眼光觀察之。則請以戲劇之三體。爲三主要人之比擬。白尚珊譬則普通劇也。白尚瑞譬則滑稽劇也。呂伯蘭譬則悲劇也。普通劇方經營動作。普通以

編者附註。

譯作繁

釋爲主滑稽劇擾亂之悲劇斬絕之而悲劇遂爲戲劇之中堅矣。

按茲所言戲劇之三體。本誌所通用之譯名。爲開劇譜劇莊劇。讀者可以比證。

吾人對於呂伯蘭劇。取種種之觀察。得種種之景象。謂爲正確。固無一不正確。謂爲圓滿。亦無一不圓滿也。蓋魯俄著作之全體。本無所不包。在善觀察者。觸類旁通。各得其得。斯可耳。吾敢一言以蔽之。具何種觀察。即現何種主旨。哲學之觀察。其主旨即平民吸受最高。以人道爲基礎也。人類之觀察。其主旨即一男子愛一婦人也。戲曲之觀察。其主旨即一家奴戀一王后也。然試問。每夕巴黎劇場之中。舞臺之下。萬頭攢動。萬目傾注。所鼓掌喧嘩。於此劇之前者。究具何種觀察。爲多數乎。吾知其必末一種也。必戲曲之觀察也。必嘖嘖稱嘆於一家奴之戀一王后也。

吾譯呂伯蘭劇。懼讀者之皆如觀場人之鼓掌喧嘩也。嘖嘖稱嘆也。使魯俄警世範俗之微意。受誨淫犯上之譏評。故不得不出吾之眼光。爲各方面之觀察。稍示其主張之所在。以餉世之愛讀魯俄悲劇者。並以餉世之愛讀魯俄呂伯蘭悲劇者。

民國六年六月 東亞病夫自識

編者按會樸君別號東亞病夫。即二十年前大名鼎鼎之小說家。撰華海花一書。其他譯著豐夥。諒爲讀者所稔知云。

劇中人物

呂伯蘭 白尙珊 白尙瑞 瞿理堂 耿寶來伯爵 桑達侯爵 白士鐸侯爵 丹勃伯爵 麥尼 孟達高侯

瑪麗王后 姬碧公夫人 賈茜丹 女保傅 項陶 顧華堂 瞿甸 侍者 法官 門監 侍從官

第一折 白尙珊

佈景

場上設西班牙王宮之一別館。敷陳華絢。皆斐理伯第四時代之流行品。左有一巨窗。金匡方罫。兩旁各有斜壁。各置矮

戶。通內室。後建一瑠璃壁。中關一門。外臨長廊。廊橫瓦。修與舞臺等。爲瑠璃壁上垂幕所掩護。室中置書案一。安樂椅一。案上列

文具。似準備書寫者。

第一幕

〔登場人物〕白尙珊 瞿甸 呂伯蘭

白尙珊衣黑絨襖爲沙爾時代之制服。項飾金章。襖外披一金蘇絨之巨披。腰懸金柄鱗鞘之劍。冠雪羽冠。由左壁矮戶出。後隨呂伯蘭及瞿甸各負行篋。率囊作整裝旅行狀。瞿甸衣黑佩劍。呂伯蘭則奴裝。長褲短褐。胸際紅紐。如列星赤首。無劍。

〔白尙珊〕呂伯蘭。你把這兒的門關上。那邊的窗開了。呂應命白尙珊揮手

令去。目即由後方門中出。白尙珊瞭望。瞿甸侍。〔珊〕你瞧。滿宮裏睡得靜悄悄的。天倒快亮了。忽回首向瞿甸。瞿甸這從那裏說

起呢。不是青天的霹靂嗎。我的事業就算完了。官也丟了。勢也失了。三不管。攆出國門。冲天的氣。一日裏就倒了。爲的是什麼呢。說起來。笑死人。祇爲了。不相干的一點兒私情事。那原是我年輕糊塗。不知自重。平白地愛上一箇來歷不明的宮女。誰知那宮女是王后身邊人。還是從南浦帶來的舊婢。靠這一點。就把我託住了。有一天。他竟把我和他私生的孩子。帶進宮來。擡出王命。強迫我和他結婚。我死命的辭

却因此人家就把我驅逐了。祇可惜我二十年的功勞資望。西班牙赫赫有名的大法官。提著名兒。人人害怕的。一下子都犧牲了。消滅了。只怕瑪特里全市的人。都要拍手哈哈的笑我了。【瞿】爵爺怕什麼。這會兒一箇人都不知道哩。【珊】明天呢。還有箇不知道的嗎。好好趕他們知道時候。我們早上了路了。

次以手疾解其機紐

你老把我的紐子扣得緊緊。和牧師似的。氣都轉不過來。

曾舉就坐半响

我就這麼倒了不成。我

想不如想箇法兒。造一箇深密黑暗。日光不透的地窖子。把身體隱了最好。

忽起立背手行

【瞿】不敢動問爵

爺。這箇霹靂到底是誰放的呢。【珊】除了王后。還有誰。因此我恨了他。要報這箇仇。瞿。你是我二十年來扶養大的人。大概也猜得透我幾分的心事了。我現在決計回到迦士梯本國去。時候不早了。你趕快替我收拾行李去。我還要和那人說幾句話。那人你是知道的。肯服我使用不肯。我也料不定。但今晚我總還是這裏的主人。咳。必報此仇。必報此仇。報得成。報不成。我也不管。總要叫他。知道我的利害。瞿。你快快去預備罷。我要和你一塊兒走。

瞿鞠躬而出

呂伯蘭

呂伯蘭由後面門中出

【呂】爵爺何事。【珊】我從此再不

進宮來值宿了。所有宮門上的鎖鑰一概該留下。

呂伯蘭鞠躬應諾

【呂】著。爵爺還有別的吩咐嗎。【珊】別忙。

還有話呢。趕兩點鐘時。王后照例要到祈禱室做彌撒。一定從那長廊裏經過。你小心在那裏候着。別走開。【呂】是。白尙環徐行至衛次【珊】呂伯蘭。你來看。那邊宮門外廣場上。不是有箇人。手拿着一張紙片給守衛看嗎。那人是我叫他來的。你去領他。可別和他說話。只指點他從那小胡梯上進來便了。

呂伯蘭聽命欲行白尙環

那。邊。屋。裏。有。三。箇。衛。兵。你。去。望。一。望。他。們。醒。着。沒。有。呂伯蘭趨至門次半啟其門向外探望旋返【呂】他。們

都。睡。得。好。好。兒。的。【珊】說。話。放。輕。些。你。且。別。走。遠。在。那。邊。看。着。點。兒。休。教。那。衛。兵。知。道。我。們。的。舉。動。呂伯蘭

下有擊白倫瑞頭擊破帽身披一百納之巨絨襪汚塵而履結草屣插一缺口劍昂然入白倫瑞入時呂伯蘭適側身立門次彼此相視作陪勝狀白倫瑞見之作背語【珊】

喚。做。什。麼。鬼。崇。難。道。他。們。認。識。的。嗎。呂伯蘭出

第一幕登場人物白倫瑞 呂伯蘭

【珊】噲。好。箇。光。棍。你。來。了。白倫瑞垂首立【珊】是。哥。我。來。了。【珊】今。天。我。什。麼。福。分。見。你。這。乞。兒。白倫瑞微鞠其躬

【珊】我。不。懂。你。的。話。珊冷笑【珊】你。不。懂。我。的。話。人。家。可。知。道。你。的。歷。史。白倫瑞仍和顏悅色【珊】知。道。些。什。麼。

【珊】你。幹。的。好。事。我。那。一。件。不。知。道。我。且。問。你。那。一。夜。是。耶。穌。聖。誕。的。上。一。日。米。蘭。公。子。的。寶。劍。給。人。偷。了。就。把。珊。金。的。鞘。靶。留。下。【珊】留。下。鞘。靶。是。什。麼。意。思。【珊】祇。因。米。蘭。公。子。是。聖。若。克。健。兒。會。的。會。員。那。劍。鞘。上。刻。着。會。裏。的。徽。章。因。此。不。敢。偷。你。說。這。話。對。不。對。【珊】哈。哈。我。們。生。在。這。種。恐。怖。的。時。代。既。屈。尊。做。了。賊。難。道。還。怕。了。聖。若。克。健。兒。不。成。【珊】怕。不。怕。我。不。問。我。可。知。道。那。一。夜。你。在。那。裏。【珊】不。差。我。不。賴。那。夜。我。去。過。一。次。可。沒。有。親。近。你。們。的。米。蘭。公。子。【珊】沒。親。近。就。算。了。我。再。問。你。昨。天。月。落。時。候。在。馬。窩。地。方。一。間。破。屋。外。面。一。羣。蓬。頭。赤。腳。的。人。鬧。哄。哄。的。趕。著。哨。兵。打。架。我。知。道。你。也。在。那。裏。【珊】打。箇。把。公。人。算。不。了。一。會。事。打。了。我。也。不。賴。但。是。那。一。晚。我。雖。然。在。場。却。並。沒。動。手。趕。我。跑。到。的。當。兒。已。鬧。得。煙。

霧騰天了。【瑞】還有呢。【珊】你儘說罷。【珊】有人說你在法蘭西。和你的當件幹些不法的事。連鹽庫都私開了。【瑞】那不用說。法蘭西本是我們的敵國。【珊】在福倫特遇着了巴丹雷郡公。他正從山莊上收了葡萄的租金。不想著了你的手。【瑞】你說福倫特嗎。我在那裏住了好久。說不定。旅費不湊手的時候。抓幾箇混日子。也是有的。你知道我的歷史。就是這些嗎。還有沒有了。【珊】穀了。我想到你這些事。滿身的羞汗。不知不覺的升上面來了。【瑞】升上來。由他去。【珊】我們的家族可怎麼樣呢。【瑞】不相干。這裏馬特里滿城裏知道我真姓名的。只有你一箇人。我們再不提家族就完了。【珊】記得有一天。我從禮拜寺出來。有箇侯夫人問著我。他說那邊有箇光棍。仰著臉。挺著胸。瞪著大眼。東張西望。握著斗大的精拳。揣在破袖裏。拖著一根破鐵劍。一步一晃的。打著脚。孤拐兒。豎起一條鋸齒般的頭巾。踹著一雙旋螺樣的倒襪。說他是乞丐。比乞丐還要齷齪。當他是王公。比王公倒還要驕傲。那是箇什麼東西呢。白荷瑞屢目自身

之變束作微笑【瑞】你祇管回答他說。那就是查發利。瑞名之【珊】虧你還叫我回答。羞也把人羞死了。【瑞】給太太們取笑幾句。有什麼可羞。我生平最愛的就是引著娘兒們笑。【珊】這全是不要臉的話。也難怪你。你成日和一般無恥的棍徒混。混出什麼好氣性來。【瑞】哎。大人。先生們。是要臉的嗎。我看著也是一羣張口垂涎的餓狼。【珊】我聽說有箇積賊叫做馬丹籙。是這裏馬特里警察署最毒恨的人。是你的朋友。【瑞】這話是真。沒有他。我早凍死了。有一年冬臘月裏。他看見我光著身在街上走。他可憐見。把丹勃伯

爵一件極美麗的大襖偷了來。給我穿了。【珊】噫。丹勃伯爵的大襖是你偷了。【瑞】是我得了。馬丹錄給我的。【珊】你穿着伯爵的衣服。不害臊嗎。【瑞】我一輩子就不知道害臊是件什麼事。況穿著金繡輝煌的衣服。冬天添我的和暖。夏天壯我的觀瞻。臊什麼呢。

言時徐展其外帔示其金線細縐之大襖

你瞧這不是嶄新的嗎。

還有一件。這襖的口袋裏。滿裝著百十來封美人邀飲的簡帖兒。珊哥。你想。我本是箇多情的窮漢子。這幾年牙閒著沒得磕了。心空著沒得想了。倒就靠這幾封簡帖兒。每日裏坐着翻來覆去的讀。模擬一回嘉肴旨酒的餘香。開開我的胃。描寫一回玉臂雲鬢的遠影。暖暖我的心。那不是無上的幸福嗎。【珊】啊。哎。白尙瑞。【瑞】珊哥。你別儘責備我了。我本是西班牙大散尼汗。西班牙貴族之稱也是你的近支兄弟輩。我的真名叫做白尙瑞。是卡洛袋的伯爵。有宮室。有采地。雖不敢誇說敵國之富。一年的收入。算起來也不在少數。本來好好兒一箇貴公子。不知道那裏吹來一團惡運。把我迷迷糊糊的捲進去。不上二十年。偌大的家業。消化得乾乾淨淨。過眼繁華。好比一場春夢。到頭來。只落得一大堆債主終日終夜的不離左右。逼得我沒有法兒。只好逃避逃避。還怕他追尋。只好變了姓名。慢慢兒就變成今日這無賴的樣子。除你之外。人家都叫我查發利。你曉得我的日子怎麼過呢。算這八九年來。四達的通衢。就是我的臥室。侯門的階石。就是我的高枕。蔚藍天。是我的繡幙。青草地。是我的錦茵。飲的是自由的噴泉。喫的是榮光的空氣。這就是我查發利的生活。珊哥。你還忍心責備我嗎。我現在只問你。我沒有錢。你肯借給我十箇金錢。

嗎。【珊】噫。要錢。那好辦。你聽我說。白尙瑞又手立【瑞】請你說。我在這裏洗耳恭聽。【珊】我今天叫你來。本不

是偶然的。我很知道你是箇有用的人。從前一時不慎。掉下這萬丈深潭。自己要拔也拔不出來。我瞧著很難過。我現在有意搭救你。情願把你的債一概替你還清。贖回了你的舊宮。領你再到朝裏。恢復你的大散尼汗。查發利無形消滅。白尙瑞重新出現。這不是件大快意的事嗎。我願意傾家蕩產。玉成這件快事。你說好不好。白尙瑞言時白尙瑞時而驚訝時而喜悅終忽狂笑【瑞】你瞧。多好聽的話兒。不怪人家說你們做官的都是

鬼精靈。一箇箇甜嘴蜜舌。兩面三刀。騙死人。不償命。不管他。你且往下說。【珊】老瑞。你休要那麼說。我說話並不哄你。但有一條件。只等我把話說明了。你儘管先取這箇金囊。言次以滿貯金錢之金囊授白尙瑞白尙瑞睨視之【瑞】

噫。金錢。【珊】我給你五百箇大金錢。白尙瑞作目眩狀【瑞】果真。【珊】從今日起。【瑞】我是完全屬你了。我獻給你我的劍。什麼條件。你只管吩咐。不管水裏。火裏。要去。就去。但憑尊意。【珊】不是這話。我用不著你的劍。

【瑞】那麼。你要什麼。除了劍。我沒有別的東西。白尙瑞囁就白尙瑞密語【珊】瑪特里的流氓。你一概都認識嗎。

【瑞】不敢說謊。差不多十停裏倒有九停。【珊】我瞧著那班狐羣狗黨。常常跟著你走。我早知道。這裏沒亂事。便罷。要有事時。你的勢力。儘管號召得動。那件事。將來也許用得著。你現在却談不到此。白尙瑞大笑

【瑞】這又不是。那又不是。我學的本事。那一件合你的用呢。難不成。你要串戲嗎。幾句亂彈腔。我還胡弄得上來。祇要請你吩咐。我就給你串一齣叫化戲頑頑。白尙瑞作色【珊】別說頑話。我說的話。是給白尙瑞公

子說的。並不是給查發利說的。

言際更近白尙瑞語聲亦益低

老瑞。我告訴你。我要有箇人帮我做一件秘密的事。可

不要明明白白的帮我。倒要暗地裏人不知鬼不覺的帮我。這件事差不多粗笨的人做不來。一不要有形迹。好像水色的細綫。隱在亮晶晶的鏡兒底下。二不要有聲息。好比打鳥的獵戶。伏在黑魃魃的深夜裏頭。我雖不是惡人。這件事却是個極可怕極奇妙的計策。我想誰都不行。也只有你幹得了。幹成了。你發你的財。我報我的仇。不是兩全其美嗎？【瑞】替你報仇嗎？【珊】正是。【瑞】誰呢？【珊】一箇婦人。白尙瑞植立

深視白尙瑞

【瑞】這箇話是你說的嗎？珊哥。我勸你再別提了。我是箇窮人。是箇乞丐。祇知道大丈夫報仇單

憑着一把刀。白的進。紅的出。轟轟烈烈做一場。不想你們貴族。平日裏前呼後擁。衣帽輝煌。立在这个世界上。算箇偉大人物。報仇不用能力。却用陰謀。陰謀對着男子也罷了。却對着婦人。不是我說一句不中聽的話。這種陰狠卑怯的敗類。我願張開兩眼。看他掛在四釘的刑架上。纔快心呢。【珊】哎。老瑞。【瑞】免開尊口罷。開口出來。辱沒煞人。立擲金囊於白尙瑞足畔我不希罕這箇。還是請你收回。和你的秘密一塊兒守着罷。我是賊。我是強盜。我是反叛。我只知道。刀來鎗架。拳來脚當。眼睛對眼睛。牙齒對牙齒。男子漢對着男子漢。偷也罷。搶也罷。殺人也罷。要幹便幹。蠍蠍螫螫做什麼。若說那些仙人跳。翻天印的鬼把戲。不要說我一輩子沒做過。就做也斷不忍把這箇去欺騙一箇懦弱無能的女子。這箇只好讓你們堂堂貴族。有權有勢的人。獨擅勝場罷了。【珊】瑞兄弟。我是好意。【瑞】謝你這番好意。實實的不敢當。我還是還我的自由。

每日裏，喝一杯醇潔的噴泉。吸幾口平原的空氣。身上穿着老賊贈我的大襖。捱過寒冬。倦來時，就在舊邸階前。無憂無慮的睡一覺。扶頭靠樹陰。伸足踏太陽。快樂得多哩。謝謝你。我們倆良心上的功罪。祇好讓天主去裁判罷。告辭了。我沒福奉侍貴人。仍舊回去和那班乞丐棍徒混這一輩子。老實說一句打總兒的話。我情願友豺狼不願近蛇蠍。再會。再會。語畢曳劍欲行【珊】別忙。請等一會兒。【瑞】等什麼來。我們再沒有可說的話了。除非你要細送我到牢裏去。倒是箇辦法。要送請就送。【珊】好好。老瑞。你的氣性益發剛正了。從此相信你是箇好人。也不枉我的期望了。來。請你遞給我你的手。【瑞】怎麼。白倚珊大笑【珊】我剛纔和你說的那些話。全是和你說着頑的。不過借此試試你的本性。何如。這一下子都證明了。很好。很好。白倚瑞低視半晌【瑞】咦。婦人。陰謀報仇。這些話難道我是做夢嗎。【珊】妄言。幻想。【瑞】還債。是妄言嗎。五百箇金錢。是幻想嗎。【珊】那箇請你稍待。我給你去取來。白倚珊起向後方門次行示意呂伯蘭令入白倚瑞目送之【瑞】你瞧那潑賊。滿口裏答應着。是骨靈碌的眼光。不知道懷着什麼鬼胎哩。白倚珊向呂伯蘭低語【珊】你在這裏站着。回首向白倚瑞我去去就來。即由左戶出

第二幕【登場人物】白倚珊 白倚瑞 呂伯蘭

白倚珊既出白倚瑞趨就呂伯蘭【瑞】我認得你。你不是呂伯蘭嗎。【呂】我也認得你。你是查發利。做什麼進宮來。【瑞】我纔來。就要走。你知道。我是個不受參養的飛鳥。愛的是自由的天空。你呢。穿着這奴衣做什麼。難

道假扮來的不成。【呂】假扮的不是我。【瑞】你這話怎講。呂伯蘭愀然【呂】我求你賞我一箇臉兒。還把我當一箇漂泊無家、三天挨凍、兩天挨餓的呂伯蘭看待。給我拉箇手兒。想當初你認得我的時候。我還是箇自由人。雖則窮苦一點。比起你來。大家都是乾乾淨淨的平民。白日裏攜手同行。到夜來並頭一覺。差不多的都當我們兄弟一般。不料好景難常。後來就各自幹各自的前程去了。這幾年裏。我還常遇見你。看你依然快樂逍遙。還是流離落拓。却一點沒有改變樣兒。論到我呢。不瞞你說。却有點兒不同了。我本是一箇孤兒。靠着幾箇慈善家收養在工業學堂裏。說也慚愧。實學沒有長進。傲性倒漸漸的發達了。不做務實的苦工人。反成了浮慕的虛想家。憑着我的思想希望。連自己也不知道懷着什麼野心。向着什麼目的。終日懶懶的。怔怔的。仰着頭。張着眼。望着茫茫的命運。站在王宮前面。富貴場中。只看那些貴女命婦。珠圍翠繞的進進出出。這就算我消遣窮愁的第一法門。有一日。我連麵包都沒得喫了。還是赤着脚。只管望前路走去。研究人類的命運。迷信着自己的才能。哀痛着西班牙不幸。不知不覺的造成了一箇計畫。兄弟。這計畫的結果。你已經看見了。是什麼呢。一箇奴才。【瑞】我很知道。窮餓是箇矮門。常言說得好。在他門下過。怎敢不低頭。憑你誰。越是偉大。越是屈伏。然而命運却是有潮有汐的。這箇潮汐就是希望。呂伯蘭搖首【呂】侯爵白尙珊就是我的主子。【瑞】你難道住在這宮裏嗎。【呂】今早以前。我沒踹過這王宮的門限兒。【瑞】真的嗎。你的主子當着宮裏差使。不是住在這裏的嗎。【呂】他是住在這裏。他可還有箇

沒人知道的屋子。離着王宮不過一箭之遠。白天不常來的。我就住在那箇屋子裏。那屋子門上的鑰匙。祇有他一箇收着。每到深夜裏。他却來了。有時也帶些人來看。那些人都是戴着面具的。交頭接耳。誰都不知道說些什麼話。那屋裏還有兩箇黑奴。是我的伴當。他不來時。我就算他們的主人。可全不知道我的姓名。【瑞】他是箇大法官。這些人大概是偵探。這箇屋子就是他發縱指示的秘密辦事室。【呂】昨天他忽然告訴我說。明天一黑早。你該進宮去。並且指點我。要打從金色的鐵門裏走。趕到我一進宮來。他就把這奴衣叫我穿上。兄弟。你看。這可厭的衣服。上我身來。今日還是第一遭呢。白倚瑞前攜其手【瑞】希望。

【呂】你說希望嗎。只怕你還全箇兒不知道呢。你只當我穿了這污辱的衣服。把一生的幸福榮譽都失掉了。從此就做了奴隸。永無出頭的日子了。兄弟。那倒不相干。老實說。我並沒有覺得這衣服有甚羞辱。你還不知道。我胸膈裏。常常伏着火。一般的蛇牙。老釘住我的心房。死也不放。你只見我外面的難堪。替我擔憂。那裏知道。我裏邊。益發難受呢。【瑞】你這話怎講。【呂】你不懂我的話嗎。兄弟。只怕你聰明一世。輪到這件。要懵懂些了。只怕你就用盡腦力。斷乎猜不到天下有這樣狂妄的人。這樣糊塗的事。這樣危險的希望。別說你猜不到。誰也猜不到。兄弟。我這箇希望。就是毒藥。就是罪案。不知道我的運神。怎麼的閉着眼把我引進去了。兄弟。你道我是誰。我是王后的情人呀。白倚瑞訝然【瑞】天哪。【呂】你看那霞崙古宮裏。或者蘭曲別殿上。高高的擺着百寶玉座。巍巍的張着五彩錦幢。轟起一頂耀日的金冠。挺出一方朝

天的牙笏。那裏面却藏着一箇威如天神，尊如上帝的面目。一舉首，萬人俯伏。一張目，四海光明。生殺從心。禍福在口。這箇是箇什麼。在天主平等的眼光看去。道是箇人。世上的肉眼。却都大驚小怪的。稱他是箇國王。我是箇奴才。我却妬忌那國王。【瑞】你妬忌國王嗎。【呂】可不是我。既然愛了他的妻子。自然要妬忌他。【瑞】啊。你不好不幸哪。【呂】兄弟。我實告訴你。我爲了他。簡直要發瘋了。這些時。白日裏老站着。他經過的地方。呆呆的望他來。怔怔的送他去。一到夜來。眠也思。夢也想。想着他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關在深宮裏。一般也是愁夢光陰。嫁了箇不知趣的獸王沙爾第二。活了三十來年紀。國事也不管。家事也不問。成日成夜。只知道放鷹逐兔。丟得我那瑪麗后。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好不可憐。每天臨晚。總要到他姊姊羅瑞珥家去走走。經過渥丹街上。我天天在那裏等他。看他那裏知道。今天看。明天看。不知不覺。就把我看瘋了。啊。兄弟。那瑪麗平生最愛的。是日耳曼的藍色花。那藍色花這裏是沒有的。我打聽着出在葛刺孟山中。離這裏幾十里地哩。我此時也顧不得路遠了。苦著我的兩腿不着。每天喘吁吁的跑得去。採了來。編成一箇美麗花球。趁半夜裏沒人時候。給做賊一般。爬進宮牆。放在那御花園的石磴上。不敢瞞你。昨天。我又送花去了。我順手的。在那花球裏。放了一封信。咳。說也可憐。我爬進高牆的當兒。不防頭撞着了牆面的鐵蒺藜。幾乎把我的胸膛都刺破了。倒底他看見我的信沒有呢。我此時也不知道。兄弟。你看我不是要發瘋了嗎。【瑞】呀。了不得。你真鬼迷了頭了。那可不是頑的事。你可知道。宮內大膽長。

吳。乃。德。伯。爵。也。愛。着。他。也。是。瑪。麗。后。的。情。人。常。常。帶。着。幾。箇。騎。兵。巡。哨。宮。門。你。偷。進。宮。時。要。撞。着。了。他。只。怕。你。的。花。球。還。沒。有。蕩。你。的。心。房。早。濺。了。血。了。我。真。不。懂。你。什。麼。意。思。誰。不。好。愛。却。愛。上。箇。王。后。圖。什。麼。來。呂伯蘭面有愠色【呂】我知道嗎。大概是着了鬼迷。爲此我把身體都賣了。買我的主子。就是剛纔進那矮門。

語時指左戶

我的那位頭戴白羽。眼望青天的爵爺。在我賣身的意思。爲的是爵爺近着王后。奴才近着爵爺。

一步近一步。或者也有近王后的一日。只圖解脫靈魂的痛苦。也顧不得奴才的束縛了。咳。這奴才。

才。全爲的是他。天主。可憐些我罷。行近白尚瑞你問我。爲何如此愛他呢。何時愛起的呢。有一天。語未終但說也

何益。我很知道你的老脾氣。動不動就發生許多的問點。又是那裏呢。又是幾時呢。爲何呢。如何呢。問得

人頭腦子都脹了。我求你都捐了罷。打總一句話。我愛他。是癡就完了。【瑞】你且別生氣。呂伯蘭面色蒼白作迷惘

應倒身安樂椅中【呂】我那裏是生氣。我是受苦。兄弟。請你恕我。要不然。你避開我走罷。像我這種。又可怕。又可

憐的癡漢子。死活由他去罷。白尚瑞拍呂肩【瑞】避你嗎。我沒有苦。也沒有愛。彷彿是箇搖不響的空鈴。本來

乞丐的目的。祇向運神討一箇兩箇銅錢是真。那裏去討愛戀呢。我的心早消滅了。靈魂却完完全全的

祇是隱而不顯。兄弟。我看你爲了愛戀。眼光都變了。呂伯蘭。我羨你。又憐你。兩人堅握手相對悽惋時白尚瑞徐步入目視兩

人非常注意一手持一冠一劍置之安樂椅一手攜金囊着案爲聲鏗然【珊】老瑞。金錢在這裏。呂伯蘭聞聲瞋然似夢醒從椅中驚起俯首垂目爲狀至悚息白尚

珊則作背語【瑞】這老猾。賊多半。在門後偷聽我們說話呢。不相干。管他什麼。回首向白尚珊作高聲珊哥。我就謝謝

你了。

白尙瑞散盡傾金錢於案上色至濺旋分列數之白尙瑞乘數錢時潛行至後方屢顧白尙瑞審其無所覺乃啟右戶招手忽見三警士佩劍衣黑立階次其時呂伯蘭則

警案立不聞不見如石像然白尙瑞指白尙瑞密語警士【珊】你們認定了那數錢的人。等他在這裏出去。就跟着他。想法子把他騙到手。軟禁了。用船載到最近的丹尼亞地方。

白尙瑞以一紙印文授警士

這裏是我的手諭。你們依着手諭上的話。把他賣給阿非利加的海賊。身價一千元。就是你們的。趕快去辦。

三警士鞠躬領命出是時白尙瑞排列其金錢作兩行顧呂伯蘭【瑞】兄弟。這一份是你的。【呂】這算什麼。

白尙瑞指其金錢之一行【瑞】你來拿了去。也發你的自由了。

白尙瑞愕觀之【珊】奇呀。呂伯蘭搖首【呂】感你的美情。我的命注定。該在這裏。不能自由。【瑞】好。只好由着你的主意做罷。你是癡子嗎。我是乖人嗎。憑天主去判斷罷。

白尙瑞盡投金錢於囊中懷之白尙瑞時時在後方觀察其行動【珊】奇哉。怪哉。你瞧。兩箇人差不多。一樣的氣概。一樣的面貌。

白尙瑞向呂伯蘭【瑞】再會。白尙瑞與呂伯蘭握手而出固未見白尙瑞之何其後也

第四幕

【登場人物】白尙瑞 呂伯蘭

呂伯蘭既目送白尙瑞之出白尙瑞突呼之【珊】喊。呂伯蘭。呂疾回其首【呂】爵爺有什麼吩咐。【珊】你剛纔進宮時候。天亮了

沒有。我倒記不清楚了。【呂】還沒有呢。你傳了你的號令回來。樓梯上還有黑沈沈的。【珊】你出去時。身上穿着大衣嗎。【呂】穿着大衣。【珊】照這麼說。我們宮裏頭。還沒有人看見你穿這個奴衣呢。【呂】不但

宮裏頭。瑪特里全城的人沒有一箇見過。白尙瑞指白尙瑞從出之門【珊】那就好。你去把那門關上了。把你的奴

衣脫了。呂伯蘭立去其奴衣投之安樂椅中我往常看見你寫的字很好。今天要請你寫一件東西。白尙瑞指列有文具之書案傍

衣脫了。呂伯蘭立去其奴衣投之安樂椅中我往常看見你寫的字很好。今天要請你寫一件東西。白尙瑞指列有文具之書案傍

生命之學百如命筆

請你今天權當我的秘書罷。先替我寫一封情書。我既請你寫，自然不便瞞你。這封書子是寄給我愛戀的王后白蘭的書上的話。我說你寫。

我今日有大禍臨頭。能解此禍者。惟賴我至愛之王后。務請芳躅。今晚一臨我室。不然殆矣。我以我之生命名譽靈魂。全託於我愛之足下。敬吻以請。

白尚瑞述至此稍頓微笑

【珊】大禍呢。原不是真的。不過不說這種利害的話。嚇一下子。他不肯來。婦人家的性情。我是摸透了。最怕的是情人遇着危難。要救情人。什麼都不顧了。你再寫。

至我室之門。乃在大路之下。地至幽僻。夜來決無人知。且至時自有忠於吾愛之人應門。乞勿疑慮。

【珊】書子完了。請簽名罷。【呂】簽爵爺的大名嗎。【珊】不簽我的名。你寫白尚瑞。這是我秘密的假名。月

伯蘭署名畢

【呂】馬丹認不出筆跡嗎。【珊】那不要緊。我寫信常常如此。蓋箇章就行了。呂伯蘭。我告訴你。今

晚我是要動身了。想把你留在這裏。我是當你眞朋友看待。你的前程。我倒預先替你安排好了。可有一層得事事聽我話。彷彿做我一箇又秘密又忠心的奴僕。你的境遇。立刻可以大大的變換。保管你（語未完）

【呂伯蘭起立鞠躬】【呂】爵爺。【珊】保管你交大大的好運。呂伯蘭指所寫之書【呂】書子寄到那裏呢。【珊】那箇你不用

管。交給我。就得了。白尚瑞雖然呢近呂伯蘭我祝你前途的幸福。俄頃白尚瑞又命呂伯蘭坐於案旁你再寫。

我呂伯蘭。乃費蘭侯爵白尚珊之侍者。今立約。自今以往。不論何時。或秘密。或公開。終身服役於侯

爵。爲忠心之奴僕。

呂伯蘭如命寫畢【珊】簽上你的名寫上月日你給我。呂伯蘭寫以授白尙瑞白尙瑞指疊後藏之夾袋中那邊大椅上不是剛纔拿

來的一把劍嗎你瞧。即指置冠劍之椅徐起取之這劍帶子是五綵金繡做的都是簇新的呢。白尙瑞作賞嘆其組織之精妙狀

呂伯蘭你說那繡的花怎麼樣劍柄是齊爾瑪的。是有名的劍師。看那劍鼻裏面還有精妙的香盒兒呢。

首次突以劍帶繞呂伯蘭項際以劍繫焉那麼你帶上他罷我很願意見你帶這箇呢。忽側耳作聽狀人來了不差這時候正

是王后要經過這裏的時候到了。啊。你瞧那不是白士鐸侯爵嗎。呂伯蘭愕顧

第五幕【登場人物】白尙瑞 呂伯蘭 白士鐸侯爵 桑達侯爵 丹勃伯爵 諸廷臣

後方外臨長廊之巨門忽啟白尙瑞疾解其所披外披投之呂伯蘭肩上適白士鐸侯爵徐步來白尙瑞曳愕顧之呂伯蘭趨就之【珊】請侯爵恕我冒昧領見

我的兄弟白尙瑞是卡洛袋的伯爵。呂伯蘭茫然【呂】哎天哪。白尙瑞低語【珊】禁聲。白士鐸向呂伯蘭致禮【鐸】好箇有

趣的先生。白士鐸出手欲握呂伯蘭作慌張狀白尙瑞目之【珊】侯爵給你拉手哩。呂伯蘭出手答禮【鐸】我從前和令堂馬丹很說

得來。指呂伯蘭向白尙瑞低語很變了樣兒我幾乎認不得了。白尙瑞亦低語答【珊】他不在這裏已經十年了。白士鐸頓首

【鐸】可不是。白尙瑞拍呂伯蘭肩【珊】這纔是箇浪蕩的少年郎呢。侯爵你不記得他揮金如土的歷史嗎。有幾年

在愛普羅河邊。五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又是跳舞。又是茶會。什麼假裝會呢。什麼合歡會呢。鬧得瑪特

里滿城裏花團錦簇。紙醉金迷。那一霎時豪華的幻影。至今還印在人的眼簾裏。誰知不上三年。他就破

了產了。這箇優哥兒就上了礦船到印度去了。呂伯蘭不知所措【呂】爵爺。白尙瑞微笑【珊】你叫我哥哥。你知道我

們家族的關係嗎。我們白藏氏是西班牙的真正勳貴。始祖伊尼公的嫡孫白藏培篤娶了馬靈谷。生了

馬靈若望。在斐理伯王時代。授了太平洋海軍都督。若望生了兩箇兒子。就得了兩份勳位。我是費蘭的

侯爵。你是卡洛堡的伯爵。算起行輩來。我們恰是平行。講起門閥來。兩支的高下也不相上下。我是費蘭

的果。你是卡洛堡的花。呂伯蘭四顧爲狀至焦悚作背語【呂】他說到那裏去了。白尙瑞詳述時桑達侯爵手箱如銀之響飄然而至【桑】白

尙珊。你講得很詳細的家譜。他既是你的兄弟。那也是我兄弟了。【珊】桑達先生說得是。我們是同一

根源。指呂伯蘭這就是白尙瑞。【桑】我彷彿聽人說。他已經死了。【珊】可不是有這話。【桑】那麼從那裏回

來的呢。【珊】印度。桑達行近呂伯蘭熟視良久【桑】的確是他。一點沒有走樣兒。【珊】你認得他嗎。桑達微笑【桑】豈但認

得。我還親眼見他養下來的呢。白尙瑞微笑低語呂伯蘭【珊】這老頭兒是箇瞎子。他硬說認得你。要證明他的法

眼哩。桑達出手與呂伯蘭【桑】兄弟來。我們拉箇手兒。呂伯蘭鞠躬【呂】勳爵。桑達指呂伯蘭與白尙珊私語【桑】他多年在外。把

禮節都生疎了。回首向呂伯蘭好僥倖。今天再見你的面呀。白尙瑞就桑達作耳語【珊】他的債務。現在只好我給他代

還了。但總要想恢復他的地位。纔是你既是同宗。也該替他想箇法兒。如果內廷差使有甚麼缺出。最是

相宜。或者國王那裏。或者王后那裏。那倒不拘。【桑】好一箇俊偉的少年。自然該給他謀一箇體面的位

置。何況是自家人呢。【珊】你在卡士底會議裏聲望最好。我今天把他推薦給你。全仗你的照拂了。其時各

各勳賞均向呂伯蘭爲禮。丹勃先生。你昨天不是赴愛丹倫的跳舞會嗎。跳舞的興會好不好。熱觀丹勃伯爵之

堡的伯爵。各勳賞均向呂伯蘭爲禮 丹勃先生。你昨天不是赴愛丹倫的跳舞會嗎。跳舞的興會好不好。

大模多美麗的衣服。〔丹〕這算什麼。我還有一件紫羅金緣的大襖。比這件還要美麗。可惜給積賊馬丹

錄偷了。一宮吏由巨門入高呼 〔宮吏〕王后到了。諸位勳爵排班接駕。瑤瑤壁垂幕大啟諸勳貴在門傍各依次排班衛兵在廊下分行立此時呂

伯蘭如觸電然奔越諸人前意欲逃白尙瑞隨其後向之作密語 〔珊〕你做什麼。難道你的命運要飛昇。你的靈魂要墜落了。呂伯

蘭。你須記牢我的話。我就要離開瑪特里了。我那橋旁的秘密屋。就是你往常住的。現在我不要了。除了

秘密鑰匙之外。都給了你。那兩箇啞巴黑奴。也給了你。你受我這箇號令。固然遂了我的志願。也成就了

你的事業。你只管往前走。是箇絕好的機會。我不騙你。一點兒不要害怕。你要知道朝廷是箇看不見光

明的地方。你蒙著眼的跑。就得了。好在有我替你看。好在這裏。你放心罷。一隊衛兵從廊下過宮吏又高呼 〔宮吏〕王后

到了。呂伯蘭背語 〔呂〕啊。王后。陶娜瑪麗王后盛妝而出四赤首之官官各持紫色之錦轎上覆后首無數鳳從爵婦擁護左右呂伯蘭醉睹盛儀心目俱震反

俯首不敢仰視各勳爵如白士鐸丹勃桑達白尙瑞等各御禮冠白尙瑞忽疾趨大椅取冠置諸呂伯蘭之首 〔珊〕你怎麼上場昏了。白尙瑞。你快戴上

帽子。你是西班牙的勳爵了。呂伯蘭益迷惘低問白尙瑞 〔呂〕爵爺。你這會兒吩咐我的。是什麼呢。白尙瑞指廊下徐行之瑪麗王

后低語 〔珊〕叫你。去。用。心。服。事。這。婦。人。好。好。兒。的。做。他。的。情。夫。幕下

第二折 西班牙王后

佈景 場上設西班牙王后寢宮旁之別殿。左啟一小門。通寢宮。右有側壁。壁有門。通外室。殿之後方。文窗六六。時方洞開。殿內

有案有椅。陳設華綉。一聖母雕像嵌倚壁間。下有題字一行。爲臘丁文。Santa Maria Esclava。上懸金燈。時雖盛夏。炎景方西。而燈炷炯然。聖像之旁。則供沙爾第二國王之生像焉。

第一幕

〔登場人物〕瑪麗王后 姬碧公夫人 吳乃德伯爵 賈茜丹 諸女傳

瑪麗王后服銀色袍白羅爲帳與一娟好之女侍名賈茜丹共坐殿之一隅。方刻繡且刺且語對面爲宮傳長姬碧公夫人坐一有靠背之大椅手持繡綉。有一黑羅諸女傳則繞案而坐。各從事於女紅。大膳長吳乃德伯爵。立殿北隅。軀幹甚偉。鬚髮蒼然。年事已逾五十。儼然一老軍人也。願服御窮極華美。繡綉下垂覆其履。〔后〕白尙珊

走了。我大概有得安穩日子過了。啊。到底安穩不安穩呢。只怕未必。這箇人從此記了我的恨了。〔賈〕不是已經趁了陛下的願。把他趕走了嗎。〔后〕可不是正爲此。這箇人記了我的恨了。〔賈〕陛下。〔后〕賈茜丹說也不信。我想那侯爵一定是我命宮裏的凶神。記得那一日。正是他動身的前一天。早朝時候。照常的舉行吻手禮節。那時各親貴大臣。濟濟蹌蹌的一字兒排著。我端端正正的居中坐著。正待從從容容的伸出手來。就含含糊糊的望見殿東角裏粉牆上。隱隱約約湧出箇恐怖的戰場。那時我眼光忽地轉到御案下。忽見那可怕的侯爵。正一步挨一步。狠巴巴的。手抓著脫鞘的劍柄。向我走來。一伏身。好比爬的一般。那時我神智昏昏。只覺得手背上冷颼颼的。給毒蛇咬了一口。〔賈〕那是馬丹多疑了。這箇是他應盡的本分。往常咱們不也是如此的嗎。〔后〕他的嘴脣。給別人的不同。這回算是我末一回見他的

面了。從此以後。還是常常想著他。一想著。便害怕。論到我是箇王后。怕他做什麼。但是我在這箇人面前。自己好像就變做平常婦人一般。每到夜晚。夢見在路上遇著他。吻我的手。兩道怨恨的日光。直刺到我的心。上。嘴裏一股冷到。冰得我全身發顫。這到底是什麼講究。【賈】這是馬丹日有所思。所以夜有所夢。不過妄想罷了。【后】你說是妄想。我只當他一件實在的心事。作背嘆咳。我這實在的心事。祇好瞞過他們的了。向賈善丹剛纔那些不敢近前的乞丐。還在那裏嗎。賈善丹至衙次【賈】他們還在大街上。【后】好。你把我的金囊投下去。散給他們。賈善丹取金囊由衙次投下【賈】馬丹的天恩。今日大發慈悲。布施了許多金錢。其時吳乃德伯爵方兀立

室隅雖默不一語而目光中含無限情思屢屢傾注王后賈善丹窺見之乃戲指示於王后【賈】一點兒不布施我們的吳乃德伯爵嗎。話也不賞一句。可憐老勇士。看他幾重鐵甲。裹了一腔忠愛。皮殼越是剛硬。心腸倒越是溫柔呢。【后】老勇士大寂寞了。【賈】說的是。請賞他一箇老臉。王后乃回視伯爵【后】伯爵晨安。吳乃德趨近王后三鞠其躬吻后手后意殊淡泊伯爵仍退立宮傳

長之旁低語賈善丹【吳】王后今日益發嬌冶了。賈善丹待其行稍遠【賈】可憐的一箇白鷺兒。終日裏站在水邊。伸著長頸兒。等些什麼呢。等著的就是一聲晨安。或是一聲晚安。沒情沒緒的話。他倒一口啄著乾蘆。當做鮮魚。得意洋洋的去了。王后微笑【后】禁聲。【賈】他只要一天到晚看著你。就殼了。他說。看著王后就是快活。忽

見案上置一雕盒咦。好精巧的盒兒。【后】我這裏有鑰匙。【賈】那是印度香木做的。雕刻的多玲瓏。王后以鑰匙付賈善丹【后】你把他開了。看裏面放著好些東西。我想打發人送到南浦去。給我父親。他一定喜歡。王后俯首作此思

半响忽驚覺 我不願再想了。我心上的事撇開些纔好。向賈茜丹 你去到我房裏找一本書來。忽改口 不要了。有的

都是西班牙的書。日耳曼的書一本都沒有。我真要瘋了。國王只顧打獵。常常不在家。咳。算來六箇月工

夫。我們在一塊兒的日子只過了十二天。【賈】既然嫁了國王。也只得罷了。王后默然如有所思。既而又勉力自遣 【后】

我要出門。后語甫脫口時。姐碧公夫人方默坐室隅。聞語乃舉其首徐徐起。向后鞠躬。正色而言 【姐】照國家的定例。王后出門。宮裏是門都

開。祇叫一箇親貴大臣管著鑰匙。此時只怕親貴大臣沒一箇在宮裏了。【后】難道人家把我關起來不

成。公夫人照這箇樣兒。簡直要我的命了。姐碧公夫人復鞠一躬 【姐】我既是宮傅長。這些事全是我的責任。姐碧公

夫人語畢復坐。王后以兩手捧其首。作失望狀。低語 【后】我再想罷。不。高聲向羣女傅 宮傅們快去取我的牌來。左右閒著。我們

一桌兒鬪箇牌解悶。姐碧公夫人向諸女傅 【姐】馬丹們別動。起向王后又鞠躬 陛下這可不行。照宮裏的老規矩。陪王后

鬪牌的。祇有國王和王親。王后含怒 【后】也好。快給我去叫這些王親來。姐碧公夫人合十 【姐】天主沒有賜給國王

多少王親。祇有箇王后。已經賓天了。現在只有國王獨自。【后】那麼你們服侍我小食罷。【賈】好。這倒有

趣兒。【后】賈茜丹。我請你喫。賈茜丹目視姐碧公夫人 【賈】喊我的祖宗。怎麼樣。姐碧公夫人又起鞠躬 【姐】國王不在家時。

照例王后只能獨自喫喝。語畢復坐 【后】又不行嗎。天主我倒底做什麼呢。出門不行。鬪牌不行。隨意喫喝又

不行。照這樣兒。我做上一年王后。必然死了。賈茜丹目視王后作憐憫狀。私語 【賈】真是箇可憐的婦人。終日終夜鬧

不了這些拘束的禮節。我看這乏味的王宮。除了那平靜的水沼邊。再沒有散悶的去處了。回視吳乃編伯爵仍

驟然立筆這箇多情的老伯爵正在那裏夢想天鵝肉哩。王后向賈茜丹【后】到底做什麼呢。你給我想箇法兒。

【賈】法兒嗎。多着呢。國王不在朝裏。朝政就是陛下掌管了。陛下要散心。何妨宣召國務員來。【后】這是

散心的事嗎。那八箇討人厭的面孔。天天給我說些法蘭西這樣呢。羅馬又那樣呢。鬧得人頭都疼了。我

不要。再想別的。【賈】除非叫幾箇少年侍衛來。【后】賈茜丹。【賈】陛下。這王宮裏太枯老了。我狠願見見

少年人。要知道。一箇人眼睛裏多看了老人。連自己也老得快些呢。【后】說得好笑不好笑。你只怕要癡

了。忽怔想背語我的幸福只在御花園的暗角裏。我可以一箇人獨自去來。【賈】好箇幸福。好箇可愛的地方。

你可知道。有許多陷人的機關藏在樹背後。再也看不見的。那裏的牆可比樹還高些。【后】我時常想從

這裏出去。賈茜丹作耳語【賈】出去嗎。陛下。你聽我老實說。這裏什麼王宮。簡直就是箇嚴密可怕的監牢。做我

不著。給你在黑地裏找一箇光明的寶貝。名叫做自由鑰匙。我已經得了他。幾時你高興時候。我來領你

出去。最好是夜裏。我們上市去。【后】天哪。禁聲。【賈】這是很容易的。【后】靜些。王后離賈茜丹俯首沉思【后】咳。我

到底在這裏做什麼呢。這熏天的富貴。真把我葬送了。想起從前我在日耳曼家裏時。跟著我爹媽住在

鄉下。咱們姊妹們。終日裏在草地上東奔西跑。有時遇見打稻的村女。挑柴的樵夫。隨意講幾句話兒。好

不逍遙自在。記得有一晚。我正攪著妹子的手。站在田岸邊。來了箇穿黑衣的人。對我說道。恭喜。瑪丹將

來一定要做西班牙的王后哩。我爹聽了。喜歡的了不得。我媽却哭了。若說現在。只怕爹和媽都要哭了。

我常想私下寄給我這箇香盒兒。他見了必然歡喜。只可惜沒有機會。我想來總是失望罷了。你看我從日耳曼帶來的鳥兒。一箇箇都死完了。賈西丹目視宮傳長以手伊與鳥類狀【后】連一朵本國的花兒。不許我眼睛瞟一瞟。一句愛情的話兒。不許我耳朵湯一湯。今日我是王后了。從前我可是自由。這宮院什麼都沒有。有的就是憂愁。這多高的宮牆。什麼都看不見。看得見的。全是厭煩呢。咳。宮外歌聲悠揚自遠來 這是什麼聲音。

【賈】這是洗衣女的歌聲。從樹林那邊來了。歌聲愈唱愈近一字一句均能辨晰王后側耳聽之宮外作歌聲曰

奚爲聽好鳥於深林乎。最溫和之鳥歌。乃發於汝之妙音。奚爲上攬隱與現之天星乎。最清淨之星光。乃耀於汝之雙睛。奚爲訪名花而涉園亭乎。最美豔之好花。乃開於汝淳潔之心。此鳥之鳴乎。此星之精乎。此花之靈乎。無以名之乎。我名之曰愛情。

歌聲徐徐遠去王后作出神狀

【后】愛情。是他們都是有福的。聽了他們的歌唱。倒教我一半兒喜。一半兒愁。姐碧公夫人

語諸女傳【姐】那些婦人唱歌。吵得王后煩了。該把他們趕去才是。王后愕然【后】怎麼快別趕。太太。這些可憐的

婦人。我要他們平平安安的唱過去。王后指裏面之一窗顧賈西丹那一邊樹林。覺得稍厚密些。靠在那箇窗邊。可以

望見野外。你來。我們去試望一望。姐碧公夫人又起鞠躬【姐】西班牙王后。不應憑窗閒望。王后急縮其足【后】你看一片

斜陽。照滿山谷。四下裏金色的細塵濛濛。路上遠遠的歌聲悠揚嘹亮。人人都看得見。人人都聽得著。只有我。沒這福分。我是和世界已經告別了。再不能見天主的天然。也不能見別人的自由。姐碧公夫人每示意諸人

令出【姐】你們該出去了。今日是聖徒的節日。賈善丹行近門次王后留之【后】你要離我嗎。賈善丹指姐譽公夫人【賈】陛下人家要我們出去。姐譽公夫人鞠躬至地【姐】今日是節日。陛下該行懺悔大典。恕臣妾等不奉侍了。又一鞠躬率諸人出

第二幕

登場人物 瑪麗王后 門壁

王后獨自【后】我真的懺悔嗎。還是訴訴我的心事罷。大家把我這慘澹無光的靈魂丟在這黑牢裏。現在要逃。又逃到那裏去呢。作沈思狀 啣這印在牆上的血手。天主他傷了嗎。這也要怪他自己不好。爲什麼要跳

過如此的高牆呢。爲了拿給我那花兒。爲了那花兒這裏沒人肯拿給我的。就爲這一點兒小事情。冒這樣的大險。那不用說是牆上的鐵刺。觸傷他的了。這鉤在刺上的一塊破布。便是憑據。這一滴爲我流的热血。也值得換我的眼淚了。思索更深 每回我去那石磴上找那花兒。我默禱天主。讓我丟了他罷。再也不

去找了。只恨我丟不了。還是不住的去。但是他呀。這三日再也不來了。一定傷重了。咳。不認得的少年。你是誰呢。獨自的看著我。遠遠的愛著我。沒一點要求。也沒有希望。向著我來。也不打算你自己踏上危機。倒你的血。拚你的命。只爲了採一朵花兒。獻給西班牙的王后。你到底是誰。我的心已受了法律的制裁。可死不可變的了。你只好做箇黑影中伴我的朋友。再不然。或者是愛你的慈母。福你的天主罷了。忽然以

手撫心 唉。他的信在那裏燒我的心了。忽作驚怕惘然自失狀 還有箇別人。不可解的白尙珊哪。運神一面保護我。

一面又壓制我。一箇愛神。一箇魔鬼。同時的跟著我。我雖然都看不見。只覺得每夜的慌慌亂亂。常夢見

一箇恨我的人，站在愛我的人旁邊兒。難道這一箇能救我跳出那一箇的手中嗎？我也不知道。啊，我的

命運竟飄搖在這兩箇反對的風頭裏，好不叫我膽怯。讓我來祈禱祈禱罷。王后跪於聖母像前馬丹助我，只

爲我這會兒不敢仰著臉瞻仰你了。忽自起自語天主布片花兒書信。這是火呀。后置手於懷，曳出一揉皺之書信，一小藍花之枯

東一染血之布片置之案上，重複跪下聖母海之明星，汝助我。又起這箇書信。半週其身近案他在那邊引我。再跪我不願再

讀了。聖母，你來喚醒我。又起，微步向案，忽中止，既而終自投於信旁，若有不可抗之吸力者然我要再讀。這是末一次了。讀後我就把

他撕了。作含愁之微笑這些話，我一箇月來不知說了多少回了。展其書信，決計復讀書曰

馬丹鑒之。汝知汝之足下，黑闇之中，有一人焉。愛汝而自忘其爲幽夜所隱蔽。以一受苦之地蟲，乃

戀一麗天之明星。誠知不自揆量，然猶願於應貢之時，自貢其靈魂於汝。俾汝垂朗於至高者。知有

人爲汝甘死於至卑也。

王后讀訖仍置案上【后】一箇靈魂渴了。自然要尋箇解渴的法兒。只怕是毒藥哩。徐徐仍置書信及布片於懷中我在這世

界上一無所有。到底我該愛一箇人。咳。我將愛我國王。只恨國王丟得我孤孤另另。愛情在那裏呢。兩扇大

門忽啟，一盛服之門童入【門童】國王的信。王后忽如驚醒狀呼【后】王的信。我得救了。

第二幕【登場人物】瑪麗王后 姐碧公夫人 賈茜丹 吳乃德伯爵 諸宮女 侍從 呂伯蘭

姐碧公夫人率諸宮女徐徐由門入，狀極憂戚。呂伯蘭在室之內方服御華盛一巨帳垂左臂，幾隱其身。其時兩宮侍捧王函以金嵌承之，距王后數武，長跪以獻。呂伯蘭在內窺窺

呂自語「呂」我在那裏呢。你看他多美麗。我到這裏。倒底爲着誰呢。王后亦獨語「后」這真是天助。故高其語聲快遞給我。

我。即回首向王像陛下謝你。顧姐碧公夫人這信從那裏寄給我的。「姐」從達倫宣國王打圍地方來的。「后」陛下

知道我厭煩。特地送給我一句愛戀的話。安慰我的心來了。那麼快遞給我。姐碧公夫人以手指王函向后致敬「姐」照

國例。這信該臣妾開讀。「后」還有這些規矩嗎。也好。你快讀來。姐碧公夫人取王函徐徐展之「賈」我們、要、聽、

情、書、了。姐碧公夫人語曰

馬丹。是日天大風。我殺六狼。沙爾

「后」噢。吳乃德愕顧姐碧公夫人「吳」完了嗎。「姐」完了。賈諸丹竊笑背語「賈」他殺了六箇狼。他的事完了。你的心是妬

是愛。是厭。是病。你的事也完了。姐碧公夫人呈王函於后「姐」陛下如要自己讀。后急止之「后」不必了。「賈」真的完了

嗎。「姐」可不是你想再說怎麼呢。我王正在打圍。一定在路上殺狼的時候。偷空寫的。這就算狼詳細的

了。語時再察其書是自己寫的嗎。不是是王叫人代寫的。后察其書注意視之忽若有觸作哈嚕狀低語「后」這筆跡是和那一

封信一樣。的呀。以手指懷中之書這是怎麼一回事。問姐碧公夫人那麼寄書人在那裏呢。碧公夫人指呂伯蘭「姐」在那邊

后回顧見呂伯蘭「后」這少年嗎。「姐」就是他自己拿來的。這是箇新侍衛。國王派來承值王后。桑達伯爵已經

傳諭給我了。「后」他叫什麼名字。「」就是白。尙。瑞。卡。洛。袋。的。伯。爵。我國有名的貴紳。「后」很好。我願見

他。有話講。向呂伯蘭先生。呂伯蘭愕視低語「呂」他見我了。要和我說話。天主。我要發抖了。「姐」伯爵。王后有諭召

你。呂伯蘭色變忽失聲度徐步近后【后】你從達倫宣來的嗎。呂伯蘭鞠躬【呂】陛下是【后】王躬康健嗎。呂伯蘭再鞠躬王后指書

陛下叫人代寫這箇給我嗎。【呂】陛下在馬上叫人代寫這信。呂伯蘭略遲疑是一箇侍臣代寫的。王后熟視呂伯蘭

作背語【后】他的眼光釘着我。倒叫我不敢問他誰寫的了。高聲狠好。你下去罷。呂伯蘭欲退忽回顧后許多勳爵

都在那邊聚會嗎。后又背語爲什麼我見了這少年。心就跳動呢。呂伯蘭又鞠躬在那邊的是些誰呢。【呂】恕臣

叫不出他們的名姓。只因臣到那邊不久。臣離開瑪。特里。只有三天。后背語【后】喲。三天呀。后注視呂伯蘭搖搖若不

自持呂伯蘭無語【呂】這是箇別人的夫人。奇呀。爲什麼我懷著利害的妬心。到底妬誰呢。我只覺得我心上開

了一箇深潭。吳乃德行近呂伯蘭【吳】你是王后的侍衛嗎。我問你一句話。你知道你的職務嗎。你該在這房外

守夜。倘或國王要進王后的房時。開門的就是你。呂伯蘭猛驚微語【呂】開王。是我。岸然朗答曰但國王不在宮。【吳】

難道國王不會猝然來的嗎。呂伯蘭惘然又低聲曰【呂】這如何是好。吳乃德視視呂伯蘭【吳】他做什麼。王后已開兩人私語目光

傾注呂伯蘭【后】他變了顏色了。呂伯蘭倚於安樂椅之背作顛頓狀買番丹語后【賈】陛下。這少年病了。呂伯蘭強自支持【呂】我並沒

大病。大概太陽地裏跑了長道兒。乏了。又作囁語開王。我嗎。即倒於椅中巨賊忽揭露出綳帶纏繞之左手【賈】陛下。你看這手

傷了。【后】他傷了嗎。【賈】知覺也失了。快些給他聞些香油。回復他的呼吸。王后探手皮夾中【后】我這裏有箇

香水瓶。曾次王后之目光忽射及呂伯蘭裏衣之袖口驚呼曰一樣的布片。即出其懷中之小瓶並於匆遽間引出所藏之布片呂伯蘭於迷惘中乃見布片出於

王后之懷中失聲曰【呂】噫。在他心上。【后】原來就是他。【呂】天主。此時也值死了。衆人方紛擾於呂伯蘭之側無一人留意彼等之

舉動買西丹方以香水我試過呂伯蘭用之。【賈】你怎麼傷的呢。從前呢。還是路上呢。你爲什麼担任國王的郵差呢。【后】賈

西丹。我求你少問些話罷。姐碧公夫人問賈西丹【姐】王后爲什麼不要你問話。【后】既然他能代寫。自然他能拿

來。這還用問嗎。【賈】可是他並沒說過這信是他寫的。王后驚愕私語【后】啊喲。向賈西丹你少開口罷。賈西丹向呂伯

蘭【賈】你好點嗎。【呂】我復原了。王后顧諸女侍【后】時候不早了。我們進去罷。也該領伯爵回到自己住屋裏

去歇息歇息。又高聲顧諸宮侍你們曉得國王今夜是不回來的了。大概這一季又要在獵場上過的了。語畢即率侍

從後徐向內宮門而進賈西丹目送之【賈】王后意中有了些什麼了。手捧印皮香木雕盒亦隨王后入門而去此時呂伯蘭獨留彼聞王后臨去之實心

乃大樂一染血之布片王后於昏亂中遺於地乃拾而吻之忽舉目向天【呂】天主恩惠休教我瘋了。又視布片這是在他心上熨過的呀。

方藏之懷中忽見吳乃德由內宮門出徐步向呂伯蘭既近不發一言但半拔其鞘內之劍勢目相向既而納劍鞘中呂伯蘭訝甚

第四幕

【登場人物】吳乃德伯爵 呂伯蘭 王后 賈西丹

吳乃德隨顧呂伯蘭久又出劍於鞘【吳】我要去拿兩把一樣兒長的來。【呂】先生這話是什麼意思。吳乃德正色答曰【吳】什

麼意思嗎。我告訴你。在一千六百五十年。我住亞黎剛德時候。我是箇愛風情的人。有一箇美少年。也愛

上我的情人。在大本寺前。我情人住宅的露臺下。穿梭似的往來傳送情眼。這箇少年是海軍的甲必丹。

叫做瓦士克。也是箇勳貴的庶子。我把他殺了。呂伯蘭思裁其語鋒吳乃德不顧仍續其語後來到了六十六年。有一箇狄

高拉伯爵奚勒。是箇有名的騎士。他打發他的家奴威賽丹。送封情書給我的美人恩嬋麗。被我見了。我

把他、主和僕都殺了。〔呂〕先生。吳如來附〔吳〕直到八十年。我仿佛給一箇美人騙了。這箇美人和一箇

頭戴白羽毛、脚蹬金線鞋的時髦少年、名茄穆那。有了情意了。我就把茄穆那也殺了。〔呂〕但先生說這

些話。到底要怎麼樣呢。〔吳〕我要說怎麼樣。我說伯爵。趕明天四點鐘、太陽纔起來的時候。離市街很遠。

沒有人的地方。一箇禮拜堂的後面。那地方和我們有名譽的人很相宜。那時兩個人該到那裏。一個叫

白尙瑞、卡洛堡伯爵。一個叫瞿理堂、吳乃德伯爵。呂伯蘭以冷靜之態答曰〔呂〕原來這個先生很好。我就到那裏

奉候。適於其時買書丹由內面之小門出離未爲兩人所見而兩人之談話則聞之〔賈白語〕這是決鬪快報。王后知道。即退入小門吳乃德則仍毅然

向呂伯蘭〔吳〕這事沒有細研究的價值。你若曉得我的生平。先生。我倒可以告訴你。原是極簡單的意趣。

我不恨別的。我只恨一種熏香傅粉的少年。專會牽引婦女們的媚眼。一會兒搔頭弄姿。一會兒撒嬌作

態。不管在千人百眼面前。一眨眼。倒在安樂椅裏。裝出那要死的怪樣兒。討人憐愛。〔呂〕我不懂你的話。

〔呂〕你懂得很。我們倆。這會兒是走了一條道兒了。可知道。這宮裏我們倆裏頭。總多一個。你是個侍衛。

我是個膳長。原是一樣的權力。可是這權力沒有平分的好法兒。我的權力在老。你的權力在少。那自然

我該怕你了。在一個飯桌兒上吃著飯。你張著可怕的鋼牙。擺了得勝的氣色。放出火熱的眼光。那就攪

得我不得安穩了。論到愛戀的形勢。從古情場。原是常常搖動的。況且我新害了痛瘋病。劍法未必能一

定取勝。但我也不是很愚傻。要對著個很易暈倒的少年。爭回美人的心。我越覺得你又美麗。又溫柔。又風

趣。因此我越要殺你了。〔呂〕很好。要試。你不妨試試。〔吳〕卡洛袋伯爵。那麼明天日出的時候。在指定的地方。不要證人。也不要僕從。我們面對面。劍來斧往。拼一個你死我活。這就是紳士的榮譽。呂伯蘭授手於吳乃

德吳乃德揮之〔吳〕沒有別的話說了嗎。吳乃德領首呂伯蘭遂出吳乃德獨留〔吳〕這是死到臨頭的頑意兒。我並不覺得他

手兒顫動一點。倒是個勇士。忽聽王后內宮小門上有動輪聲吳乃德回首視之誰開這門。門啟王后現於門中手捧一小盒吳乃德又驚又喜不知

所爲

第五幕

〔登場人物〕 王后 吳乃德伯爵

吳乃德作迷惘狀〔吳〕陛下下來找王后微笑〔后〕我來找的就是你。吳乃德狂樂〔吳〕有這個福分嗎。王后置雕盒於圓桌之上〔后〕

沒有什麼勳爵。有一點兒小事。王后語至此又嫣然一笑剛纔大家說話兒的時候。賈茜丹說的話。你大概沒有忘

罷。你要知道。女子從來是癡心的。賈茜丹說你良心很好。不論什麼事。只要我要做的。你都肯給我做。這

話真的嗎。〔吳〕賈茜丹說的是。王后微笑〔后〕我說不見得。〔吳〕陛下差了。〔后〕他說。只要我要。你不問靈魂

和血都肯給。〔吳〕賈茜丹說的是真。〔后〕我說。只怕假。〔吳〕我說。千真萬真。我爲陛下原預備一切都做。

〔后〕一切嗎。〔吳〕一切。〔后〕那麼你肯起個誓。凡討我喜歡的事情。我告訴你。你能立刻給我做嗎。〔吳〕

我願在我主聖嘉斯巴王西班牙古王面前設誓。只請陛下吩咐。我就聽命。叫我死。我就死。王后即取圓桌上之雕盒

〔后〕那就好。你立刻在瑪特里動身。把這印度木的雕盒送給我父親南浦選侯家裏。吳乃德背語〔吳〕我怎

麼呢。高聲到南浦。〔后〕到南浦。〔吳〕六百里呢。〔后〕五百五十里。指離盒所裝之絲絛你須留意這藍色穗子，別

叫在道兒上蕩了。〔吳〕幾時動身呢。〔后〕立刻。〔吳〕明天可以嗎。〔后〕我不能答應。吳乃德背語〔吳〕我是糟

了。高聲但是〔后〕你動身。〔吳〕爲何。〔后〕我已得了你的誓言。〔吳〕有一事。〔后〕萬不能。〔吳〕這是一件

不要緊的物件。〔后〕快。〔吳〕一天。〔后〕不成。〔吳〕因爲〔后〕做我要做的事兒。〔吳〕我〔后〕不相干。〔吳〕

但是〔后〕動身。〔吳〕如果〔后〕我抱你。王后投吳乃德項上以玉臂繞之吳乃德又惱又喜〔吳〕我再不違抗了。陛下。我只有

遵命。吳乃德背語人說，男人是天主造的，我說，婦人一定是魔王造的。〔后〕一輛車子在下面等候着你了。

〔吳自語〕原來，他早預備好的。吳乃德就案上取一紙匆匆書數字乃按鈴一宮侍出你立刻把這封信送給白尙瑞勳爵，休誤

了。吳乃德低語這場決鬥，只好等回來時再舉行的了。回語王后這大概很得陛下的歡心了。〔后〕好。吳乃德取離盒吻

王后手執躬而出即聞宮外車輪聲漸漸遠去王后倒於安樂椅中幾吁〔后〕他不能殺他了。

（第二折完 全劇未完）